

丁504

人生著

新新新

家慶題



徐澄宇先生著

楚辭新說

家慶題

楚辭札記提要

是編共分八卷。卷一凡四篇。首論楚辭之名義。與楚辭學之原委。自漢以來。迄於輓近。治斯學者。亦云衆矣。綜其得失。可略言焉。次論楚辭與北方文學。楚辭爲南方文學之祖。與北方文學。軌轍殊異。風教學術。本無同也。次論屈賦篇目。漢志以還。世人泥于二十五篇之說。滯礙多矣。本篇折中羣訟。而定其是非。次論離騷之作。離騷作于何時。異說孔多。僅條理屈賦本文而論定之。近人或疑離騷非屈原作。亦詞而闢之。蓋廓如也。

卷二凡二篇。首陳離騷本義。自王逸以來。解者衆矣。或詳於訓詁。支離名物。而於屈原指意。尠有條理而闡明之者。茲篇專釋指意。自謂得其本真。故謂之本義。次論離騷摛辭。於驅辭遣句之術。綜其略焉。

卷三凡一篇。論九歌。妄人或謂九歌爲屈原以前之歌。其說鄙陋可矣。不憚煩

詞正其謬焉。

卷四凡二篇。一天問辯。天問爲屈子呵壁而作。後人輯而錄之。文義不次。妄人或疑古無壁畫。或謂文理不通。皆誣謬已甚。遺譏通人。因正其妄而論其致。次釋天問。校其文字之訛。而通其寄意之所指焉。

卷五凡二篇。首論九章次第。屈原事實。多詳九章之中。自王逸以來。次第不明。屈原身世。或莫可考。茲於九章次第之先後。以求其流放之迹焉。次釋九章。

卷六凡二篇。釋遠遊及卜居漁父。或謂諸篇非屈原所作。皆昧於古人文章之體製。又不知屈原思想學術之所自。俱爲詳釋。庶理羣惑。

卷七凡三篇。首九辯。次招魂。辯。招魂爲宋玉之所作。自漢以來。人無異議。明黃文煥清林雲銘蔣驥。無端謂屈原自作。其說誣矯。多不可通。近人好異喜新。徒爲苟從。無聞勝誼。謹次其文理。而辯其是非。次釋招魂。

卷八凡二篇。首釋大招。大招自王逸已不知作者主名。朱熹強屬之景差。林雲

銘又妄附之屈原。皆固陋無是處。次論惜誓招隱士。惜誓或曰賈生惜屈原作招隱士。王逸以爲淮南小山哀屈原作。皆無確證。君子於其所不知者。姑闕疑焉。

近人論楚辭者衆矣。然皆好爲詭異之論。以炫新奇。於是離騷九歌天問遠遊卜居漁父。惜往日。盡非屈原之所作。剝筍抽蕉。穿鑿附會。必謂楚辭皆僞作。而後快。而於西夷遠古史事微茫之荷馬。但丁。致其尊崇。一若文章唯荒夷之所獨擅。而中土不應有此詩人之魁傑者。其鄙陋不學。蓋深可笑。予悲夫後生小子之陰受其惑。直闢其妄。又不獨理屈大夫之沈寃。於千歲之後也已。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徐英記。

楚辭札記提要

楚辭札記序

英年十二。先君以手所評點離騷一卷。示英而言曰。此楚大夫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貞之姿。狷介之操。羣小讒之。流放於外。壹鬱牢愁。而作離騷。發爲弘博雅麗之文。遂爲千古辭章之祖。不獨可以補楚風之未備也。英受而讀之。多所未瞭。時先君已老。不復教授州郡。英亦赴會垣。就學庠序。所習既雜。舊業稍廢。又數年而先君卽世。尋檢故篋。是書尙在。出而讀之。時有所悟。隨手記注。旁及九歌以下。凡踰月而終。棄置行囊。轉徙南朔。又十餘年矣。今年在太學。講授楚辭。因出囊之所記。以示諸生。或煩于鈔胥。乃付之寫官。逐條分錄。釐爲八卷。名曰楚辭札記。念屈原以彼其才。遭世沈濁。極悻測芬芳之致。爲哀怨激楚之音。冀一悟君改俗。而卒不可得。宋玉之徒。雖悲其遇。亦終莫能諫。徒爲諷諭之詞。以傷之。然則予之所爲。悼鬱邑於百世之上。起沈晦於千載之下。欲使朔風變楚。樂操土音。不尤自傷其楚獨邪。斯

楚辭札記序

固難彊人以共喻者矣。太歲闕逢闕茂玄月。漢川徐英澄宇甫序。

楚辭札記目錄

卷一

楚辭與楚辭學

楚辭與北方文學

屈賦篇目

離騷之作

卷二

離騷本義

離騷摘辭

卷三

九歌

楚辭札記目錄

卷四

天問辯

天問

卷五

論九章次第

九章

卷六

遠遊

卜居漁父

卷七

九辯

招魂辭

招魂

卷八

大招

附論惜誓招隱士

楚辭札記目錄

楚辭札記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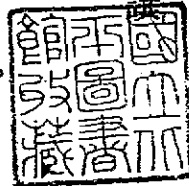
楚辭札記卷一

漢川徐英澄字課

楚辭與楚辭學

隋書經籍志。屈原爲楚人。故稱之曰楚辭。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校定楚辭序。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些只羌許。蹇紛佻傜。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楚地也。蘭茝荃藥。薰若蘅芷。楚物也。故謂之楚辭。英案。南方文學。以楚人屈原爲之祖。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並揚芳烈。皆楚人也。其時楚地。西自庸蜀。東達吳越。北至汝潁徐泗。南暨豫章九疑。幅員之廣。半於天下。江山奇偉。萃於南紀。而楚聲楚調。亦流衍於大江南北。暨於河朔。劉季曰。吾爲若楚歌。武帝時吳人朱買臣。淮南王安之屬。並以楚聲流譽當代。則楚辭云者。不以地限。而爲南方文學之總稱矣。

史記張湯傳。朱買臣以楚辭與莊助俱幸。楚辭之名。始見於此。淮南王安奉詔



作離騷經章句。則又楚辭學之始也。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又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審是。則西漢武宣之世。楚辭已爲天下之通學。而與六藝並重矣。其後劉向校錄羣書。集屈原宋玉東方朔莊忌淮南小山王褒諸人之作。並已所爲九歎。都爲一集。凡十六卷。而名之曰楚辭。楚辭之有專書。蓋昉乎此。向又有天問解。並時楊雄亦解天問。東漢班固賈逵。並作離騷經章句。餘十五卷。未有注釋。其後王逸據向本而爲之章句。又加己作九思一篇。共十七卷。實爲楚辭注本之最古者。魏晉南北朝。爲楚辭學者。隋志所載。有郭璞注楚辭三卷。楊穆楚辭九悼一卷。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徐邈楚辭音一卷。宋處士諸葛楚辭一卷。孟輿楚辭音一卷。劉杳離騷草木疏二卷。新舊唐書並作草木蟲魚疏。又無名氏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楚辭音一卷。今諸書並亡。隋志僧道騫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又有無名氏離騷釋文一卷。見晁公武郡齋讀

書志。北宋時。晁補之有重定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洪興祖據王逸本爲補注。於訓詁名物。號稱詳盡。而朱熹斥爲強附事實。未明大義。別取晁補之說。去七諫以下諸篇爲楚辭集注。然仍不出訓詁名物之間。所謂大義。猶多未明。未能多勝於王洪也。呂祖謙有離騷章句一卷。周紫芝有楚辭贅說四卷。林應辰有龍岡楚辭說五卷。黃伯思有校定楚辭十卷。翼騷一卷。吳仁傑有離騷草木疏四卷。謂劉杳之書已亡。因取屈賦二十五篇疏之。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可補王洪所不及。足與陸璣毛疏。羅願雅翼。鼎足而三矣。楊萬里天問天對解。略無勝誼。錢杲之離騷傳。誤解實多。黃銖楚辭協韻。未爲全璧。元人劉莊孫有楚辭補旨音釋。吳棻有楚漢正聲。吾丘衍有九歌譜。書並不顯。明汪瑗楚辭集解。摭拾舊文。略無體例。屠本峻有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喜改易字體。最爲惡習。陳第有屈宋古音考。出天問而入高唐神女登徒好色等賦。僅於古韻有所發明。黃文煥楚辭直聽。作於獄中。自擬湘纍。借抒牢愁。無關本義。沈雲朔楚辭評林。馮紹祖楚辭句解評林。冗而且

陋。王夫之抱亡國之痛。發憤著書。作楚辭通釋。孤心髣髴。思接千載。宜較諸家爲精。乃以離騷爲游仙。亦好奇之過也。又喜強附義理。略無是處。刪去七諫以下五篇。而闕入江淹山中楚辭。愛遠山。又附己作九昭。實亂古書體例。蕭從雲畫離騷全圖。雖無義訓。而可供披覽。林雲銘楚辭燈。詞旨淺近。或多陋妄。毛奇齡天問補注。臆測實多。錢澄之楚辭屈詁。無所發明。尙有條理。李光地離騷經注。九歌注。雖頗簡要。而多拘滯。蔣驥山帶閣楚辭注。考詳屈子平生。號稱精審。亦未免誣矯。方蔡如林仲懿夏大霖。專解離騷。或多可笑。顧天成離騷九歌解。讀騷別論。鑿空比附。無異說夢。屈復楚辭新注。劉夢鵬楚辭章句。時有新義。而竄亂章句。每不可通。戴震屈賦注。創誼無聞。徒資考證。龔景瀚離騷箋。自謂連貫。而繁衍其辭。罕喻其義。特不若林雲銘楚辭燈之固陋耳。祝德鄰離騷草木疏辨證。無關典要。江有誥楚辭韻讀。疏陋已甚。愈樾評點楚辭。特村塾講章。而紕繆百出。楚辭人名考。尤多誣罔。清末曹耀湘王闓運之徒。於楚辭略有論釋。曹主論世。王則仍多強附。而今世一二不學妄人。紛言楚辭。或

言離騷九章。非屈原所作。或言九歌天問。無涉於靈均。或謂屈原並無其人。唇吻激揚。詭辨是非。江湖游士之說。蓋不值通人之一哂耳。

楚辭與北方文學

中國學術。至春秋戰國之世。有南北兩派之畫焉。唯文亦然。春秋以前。北方之文盛。有文武周召之風。而孔孟集其成焉。戰國之世。南方之文盛。多憂傷顛頽之感。而屈宋開其先焉。

楚辭爲南文總集之最古者。詩經爲北文總集之最古者。中國民族之發祥。始于黃河。次及長江。故北方文學之興。早于南方文學。

屈原爲南方文學之開祖。欲知南方文學之發生。當先知其時南北思想學術之同異。與屈原之身世。原之身世。見于史記。而九章離騷中。多可考見。其時南北思想學術。有異乎不同者。北方重實際。重入世。以儒墨名法爲中心思想。述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其人多出于齊魯韓趙。南方重虛無。重出世。以道家爲中心思想。高談堯舜以前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其人皆出于楚。則楚辭之所以異于北方文學者。自有

其學術思想之關繫焉。

不獨思想學術之不同。卽民俗風土亦異其趣。荆楚之間。最盛巫覡。漢書。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亦云。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呂氏春秋。楚之衰也。作爲巫音。巫者迎神歌舞之人。歌必有詞。其詞曼麗。實與楚辭爲近。而屈賦中除九歌改作蠻歌巫詞外。他如離騷。及宋玉招魂等作。時言巫事。卽用巫語。故楚辭所以異于北方文學者。自有其民俗之關繫焉。

又南北樂音亦自不同。詩本天籟。樂操土音。左氏成公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又襄公十八年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當是南北樂音已自不同。南音二字。又見呂氏春秋。塗山氏之女。命侍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蓋南音多兮字。兮些猗侯。皆南音也。故楚辭所以異于北方文學者。又有其樂音之關繫焉。

老子莊周皆楚人也。其文體與楚辭大抵相近。老子用韻之文尤多。又多用兮字。均下啓楚辭。劉向說苑善說篇。引越歌而謂之楚說。楚說者。猶言以楚國詩體譯越人之歌也。其歌曰。今夕何夕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讐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是歌爲楚康王子鄂君子皙而作。音節與楚辭無二。又新序節士篇。引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體制與楚辭亦類。則當時南國詩歌。已自成一體。而啓楚辭之先路矣。

三百篇有北方十五國之風。而無楚詩。十五國者。周召王豳。在今甘陝河南之間。邶鄘衛。在今河南山東。鄭。今河南地。齊曹。今山東。唐魏。今山西。秦。今陝西。陳。檜。今河南。國風之外。有魯頌商頌。商卽宋。今河南地。故三百篇爲北方文學之總集。戰國之時。楚日強大。吳越淮泗汝潁庸蜀沅湘。皆其屬土。版輿縱橫。倍于中夏。國力旣強。取用精宏。思想學術。旣矯然自異。詩歌本于民性。自當有其獨特之質。以示南方民

俗土風之異采。屈宋適應此時代之精神。遂創此新體之文學。後世名之曰楚辭。以與十五國風相抗。良有以也。

三百篇爲朝廷所引用。又多王公大人之作。所謂廟堂之音。受政治景響。爲國家學校之教本。故格律嚴整。六義四始。昭然若揭。楚辭在當時不爲朝廷所引用。以漢後效楚辭者實爲廟堂之音亦非王公大人之作。皆流放或不得位之人之所作。所謂山林之文。無

政治景響。不爲學校教本。故格律不如詩經之整嚴。而生氣蓬渤。有風虎雲龍之致。或取風雅字櫛句比。以爲楚辭其源出於詩經。繆矣。茲就其所異。比次如左。

- 一。詩經以四言爲主。楚辭句度。則參差不一。
- 二。詩經章句有定。千篇一律。楚辭不拘常軌。變化尤多。
- 三。詩經有風雅頌之別。楚辭雖有橘頌。名同而實異。
- 四。詩經重比興。楚辭文成賦體。而以比興出之。
- 五。詩經言后妃之德。王化之端。楚辭抒忠愛之懷。言身世之感。

- 六。詩經言人問世。重中庸之道。楚辭言世外事。述狷介之操。
- 七。詩經言神。爲宗廟之事。出於政教。楚辭言神。爲人鬼之事。出於風俗。
- 八。詩經溫柔敦厚。婉而多諷。楚辭忠愛纏綿。憤而多激。
- 九。詩經昭事上帝。楚辭怨懟問天。
- 十。詩經主於柔化。楚辭主於剛決。

漢京一代辭賦。要皆出於楚辭。班固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英案。自賈誼東方朔枚乘司馬相如嚴忌王褒劉向楊雄。下及班固傅毅馮衍張衡之屬。凡兩京辭人。蓋莫不祖屈宋而爲文。北方文學。漸就淪湮。南方文學。遂起而代之。然漢人所爲。皆遠媿騷辭。莫追逸步。清焦循所謂楚人之游魂餘氣耳。

屈賦篇目

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本屈原賦二十五篇。古本離騷經第一。九辯傳第二。以下每篇皆有傳字。朱熹楚辭辯證。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英案。楚辭諸傳。爲劉向所定。不知何所取義。以離騷爲經。亦未有解說。實則同爲辭賦之屬。何庸更分經傳耶。且傳所以釋經。九歌以下。篇自爲義。與離騷無關。未可以強分經傳。朱氏推論詩經小雅之傳。大雅之傳云云。甚無義理。不可訓也。

洪氏於今本楚辭目錄之下。徧注釋文第幾。九辯下注釋文第二。而爲之說曰。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敘之爾。英案。楚辭舊本。爲劉向所編。王逸依次而章句之耳。

唯更生編次。何以於屈賦二十五篇之中。雜宋玉九辯於第二。實不可解。近人新會梁啓超。疑九辯實劉向所編屈賦之一。襲焦氏筆乘疑似之言。未可據也。

今本屈賦離騷經第一。九歌第二。天問第三。九章第四。遠游第五。卜居第六。漁父第七。而二十五篇之說。自叔師以後。人異其辭。茲約爲六說。次之如后。

一。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各一篇。已符二十五篇之數。王逸朱熹並主此說。

二。離騷一篇。九歌九篇。去國瘳禮魂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大招惜誓各一篇。共二十五篇。宋姚寬主此說。

三。離騷一篇。九歌十篇。禮魂乃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各一篇。共二十五篇。明王夫之主此說。

四。離騷一篇。九歌九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爲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大招魂大招各一篇。共二十五篇。明黃文煥主此說。清林雲銘從之。

五。離騷一篇。九歌九篇。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

招魂大招各一篇。共二十五篇。清蔣驥主此說。

六。離騷一篇。九歌十篇。禮魂爲前十篇之亂辭。天問一篇。九章八篇。惜往日爲僞作。遠游卜居漁父

九辯原只一篇。招魂各一篇。共二十五篇。近人梁啓主此說。

以九歌爲十一篇者。並亂辭而數之。實誤。以九歌爲九篇。而去國殤禮魂。別入大招。惜誓。更誤。以九歌爲十篇。禮魂爲送神之曲。十篇之所通用者。此說得之。然仍以宋玉招魂助數。亦誤。至黃氏合山鬼國殤禮魂爲一篇。蔣氏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合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則尤爲不知而妄作。梁氏去惜往日而入九辯。實未能心知其故。予謂漢志篇目。已不可泥。古籍闕亡。已不可考。屈賦或尙有遺佚。而此數或不及二十五篇。九章之作。非一時。且各篇自有亂辭。當自成九篇。可無疑義。九歌前九篇。皆祀神之曲。禮魂王注。言祠祀九神。而不言國殤。國殤死亂之人。又非可比。于神靈。則國殤當別爲一篇。而前九篇實爲一篇。禮魂則亂辭也。然則屈賦廡存者。

離騷一篇。九歌一篇。國殤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共十六篇而已。或者紛紛於九歌之離合。與招魂大招之出入。要皆爲古人之所欺耳。

離騷之作

離騷作於何時。說者不一。或謂屈原爲懷王所疏而作。遷馬或謂屈原爲襄王所放而作。或謂非一時之所作者。英案。第二說與第三說皆可通。蓋篇中所述。多生平志行。老而彌篤。又追述第一次被放之事。又述及第二次被放。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云。今不難夫離別兮。云寧溘死以流亡兮。云伏清白以死直兮。云雖九死其猶未悔。云雖體解吾猶未變。皆放逐沅湘後。憤怨自決之辭。又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遲暮。又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王逸注。七十曰老。蓋本之禮。七十曰老而傳。說文亦曰。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公羊何休注。七十稱老。然則原放江南。至於垂白。猶作離騷。此第二說之可通也。篇中往復重沓。意緒纏綿。瞻念楚國。悲嗟身世。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雖前後次第。脈絡可尋。而疊詞複語。時耀篇章。斷非一時之所作。蓋積累而爲之者。故第三說亦可通也。

又史記王懷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

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曰。屈原既疏。不復在位。言不當使於齊。

當是聯願反。諫懷王。何不殺張儀。又諫懷王不入秦。王竟入秦而死。近日有不學妄人據

秦乃昭雎之詞。而謂屈原列傳以昭雎之諫。屬之屈原。為史公之誤。不知世家新序。秦欲吞滅諸侯。並

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

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

離騷。英案。右二說。皆謂離騷之作。在懷王之世。劉說不言襄王逐之之事。蓋屈原

第一次被放時。王怒而懷王尚未絕之。故有使齊之舉。聯齊不成。西敗於秦。懷死襄

立。更遷之江南。是為第二次被放。以時考之。相距不遠。離騷之作。既非一時。則懷世

被絀時。當已為之。馬劉之說。皆可信也。原始被疏。忽使於齊。乍從齊反。忽放漢北。漢

北未久。又遷江南。展轉鄂渚。流離沅湘。行無常軌。歲無寧日。然則離騷初稿。蓋起於

始疏之日。而歲事於再放之後與。

離騷爲屈原所作。人無異詞。近世始有蜀人廖氏者。侷妄不學。忽疑離騷非屈原之所作。其說謂篇中屢言神游四荒八極。上征下浮。上下求索。與遠遊大人賦同。與屈子事蹟不合。文義自相重複。與他篇意同。唯文字小異耳。一人之作。不應乃爾。今據秦本紀。以爲始皇博士作。皆言求仙魂遊事。又博士七十餘人。各有撰述。題目則同。所以如此重犯。彙集諸博士之作。成此一書。如學堂課卷。則不厭雷同。廖氏又謂屈原並無其人。謂史記屈原列傳。文不連屬。事不可據。又謂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爲秦始皇自序之詞。英案。邇日江湖下士。競拾廖氏之唾餘。淺見寡聞。勇于疑古。其無恥之尤者。更竊其說。沒其名。而自矜創獲。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夫神游四荒八極云者。乃屈子倅倅憤懣中。想像之詞。想像之詞。安得與事蹟相合。遠遊本屈子所作。大人賦本擬屈子。其詞之相似。夫又何疑。以此而疑離騷。其不可通一也。古人作文。一篇之中。屢致其意。纏綿往復。無妨重疊。三百五篇。章句皆短。而疊詞複語。見於篇者。不可勝數。老子莊周之書。尤多重複。以此而疑離騷。其不可通二也。以

爲博士求神仙之所作。則尤詭誕。可爲笑詫。千古定論之楚騷。一旦移之秦人。且神游八極。屢騷中之一節。謂博士所作。何以解於忠君愛國至死不悔之詞。又何以解於九章天問之詞。以此而疑離騷。其不可通三也。至謂史記文不連屬。事不可據。而疑屈原并無其人。不知史公當祖龍焚坑之後。故典殘缺。得之傳聞。理或參差。往往自存疑詞。其書或貶損當世。藏之名山。未皇示人。異代之後。外孫楊惲始傳其學。又爲褚少孫之徒之所竄亂。如屈賈傳未序賈生事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誤入正文便爲錯亂褚少孫宣帝時人與賈嘉先後相接故與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皆褚少孫附注傳抄者陋者不察謂史公不得知孝昭諡而疑此傳非史公作真可笑也今所存者。已非史公之舊。若以事蹟之不明。而疑無其人。則五千年來。史事之迷離參差者多矣。世俗纂族譜。於遠祖疏枝。或莫能明。不能謂遠祖疏枝之無其人也。鄉里匹夫。往往不知其祖父之名。然不能謂自出空桑也。以此而疑屈原。其不可通四也。廖氏本不知書。從王闔運游。王習今文家言。特尙奇異可怪之論。廖竊聞末議。並爲誕謬。又不諳文理。不習史事。今之鄙陋穢兒。粗識書目。卽勇於疑古。數典忘祖。皆此輩作之俑也。

楚辭札記卷二

漢川徐 英澄字課

離騷本義

司馬遷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云。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英案。王說非也。馬班得之。離字古訓爲遭。見淮南汜論訓。或訓爲被。見史記管蔡世家。又以爲卽羅字。易。離麗也。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雉離于羅。又魚麗於罾。皆訓爲羅。羅離同音相通假也。騷訓爲憂者。說文。騷摩馬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段玉裁曰。人曰搔。馬曰騷。其義一也。摩馬猶今之刷馬。引伸而有擾動之義。騷本不訓憂。而擾動則生憂也。故曰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自古稱難讀。自王逸以下。注釋者無慮數十家。皆自謂得騷意。然多詳於名物訓詁。或牽強傳會。失之支離。本義終莫能明。朱熹所謂使原之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

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也。然熹所為集注。仍未能豁然貫通。予甚惜之。間嘗參伍羣言。律以己意。條理章句。而明其本旨。略於名物。詳於大義。庶乎綱舉目張。綺脈井然。承學之士。可以觀覽。因謂之本義云爾。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唐降叶均

自述祖德。言其生有自來。異凡流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音洪與庸叶凡言叶者皆本有此音非強相叶也

王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正月為陬。朱熹曰。攝提格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英案。王本爾雅。朱本漢書天文志。詳屈子文義。既言月日。不當反遺生年。王說是也。清人江甯陳瑒。推定屈子之生。當楚宣王二十七年。善雍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所謂戊寅年甲寅月庚寅日。即正月二十二日也。英案。楚宣二十七年。即周顯王二十六年。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名均叶韻

正則隱平字。靈均隱原字。劉向九歎離世。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則古者卜名筮字之說也。王以靈爲神均爲調。並謂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義殊牽強。英案。正則靈均二語。寓守正奉法。行善無私之義。卽下文所謂內美也。覽揆二字重著。

以上述己所自出。及所受於其親者。後世文章開篇卽自序生平者。其源蓋出於此。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音耐與佩叶

內美卽下文所謂昭質也。此言其天性之美。脩亦美也。脩能謂美材也。言天性既佳。材知亦美也。王注遠也。朱注長也。俱失之。脩能與內美對稱。此二句自言其志行之高。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江離一作江蘼。今川芎也。紉縫結也。此二句言博采衆善。以自脩飾。喻親善遠邪也。蘭佩芙蓉。皆寓言芳潔。非真紉蘭爲佩。結芙蓉爲裳也。注家紛紛辨之愚矣。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與莽叶均以下至路皆與字均

脩業之勤。而歲月不留。憂其身也。

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音馬武切叶暮

阨地名。盛產木蘭。秦篤輝榆村引顧景星黃公曰。隋改梁蕭安縣爲木蘭縣。

卽今黃陂縣。以古多木蘭。故名。一說離騷朝搴阨之木蘭兮卽此。阨陂字同。土人以木蘭女附會可笑。芙蓉木蘭幹似桂。葉如柿而厚。表濃綠。裏有黃茸。冬不凋。樹高數仞。春夏之間。花開。大如碗。色純白如蓮。甚香。一名玉蘭。今楚中處處有之。而阨尤以此得名。故屈子舉之。木蘭宿莽。皆芳香不凋之物。以喻忠誠之不變也。朝搴夕攬。唯日不足。以言進德脩業之勤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君德不脩。忽已遲暮。此憂其君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

不及壯歲脩美德。而棄穢行。所謂少壯不努力。甚可惜也。王何不改此度乎。

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君若能改前日之度。用賢智而遠讒佞。是猶乘騏驎以馳騁也。來乎。吾雖不才。亦當爲先路之導也。言君若有意圖治。進用衆賢。則已願竭智盡忠也。

以上自述生有美德。親善遠邪。朝勤夕惕。若得行其道。可以竭志盡忠。爲國造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讀若祭與
齒叶均

三后。或云指軒轅顓頊帝嚳也。下有堯舜。則此三后。當指堯舜以前人。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蒨。

三皇之聖。尙雜用衆賢。此因已被廢而思及前王能用賢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

路步叶均

堯舜能遵三后之大道也。洪興祖補注。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以三后

爲楚之先王。於文誼不順。非是。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王曰猖披。衣不帶之貌。英案。依王注。則屈子本文當作褙被。古者衣必束帶。

不帶則披離不整。引申而有亂誼。褙被猖披。聲相同而字相假也。

以上言三后能用衆賢。堯舜能遵三后軌轍。以爲聖君。桀紂猖披。不遵前軌。窘

迫而亡。此所以風諫楚君也。

唯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險績叶均

黨人指羣小。若上官大夫靳尚子蘭子椒之屬。言興亡之故。得失昭然。君所以不悟者。黨人之偷樂以蔽之也。蔽於黨人。則前途險矣。

豈余身之憚殃乎。恐皇輿之敗績。

貞邪不並立。黨人進用。則余身豈不憚殃禍之至。然所以奔走先後而不辭者。恐國事之敗壞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武怒叶均以下至路皆武字均

奔走先後。指使齊周旋外交之事。前王謂威王也。此言欲踵威王聯齊抗秦之策耳。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王曰。齎疾也。清人龔景瀚曰。說文齎炊舖也。玉篇炊釜也。王但訓爲疾。似未盡其義。蓋其中有物。而氣不可遏。怒之蓄于心者深。而見于色者也。英案。此言我本不憚殃禍以奔走國事。而君反不察。聽讒言而怒余。忠而被謗。皆小人之

爲之也。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含音所武切

我之所以不辭患難。凡以爲君也。此心可證之九天耳。天問天有九重。此九天

謂九重天也。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他化叶均

成言猶定議也。言君初與我已有成言。方奉使聯齊。正謀合縱。僅至中路。而君

忽聽張儀之策。和秦而絕齊。悔其初約也。

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音花古書化字叶歌麻均乾文言乾道變化與和叶東方朔詩與物俱化與它家叶皆是也古均四聲通叶

數化言變易無定。喻國家政令。屢紛更也。凡靈脩指懷王。而追述往事。靈神也。

已死曰靈。脩猶前脩也。脩有美意。

以上述從政之跡。及被讒之事。欲繼先王聯齊之策。而惜其不成。傷懷王不答

已之中情。反信羣小之讒。中路改策。已亦被逐。然我不惜被逐。唯傷懷王之無

定見。而國事之無成耳。此一段與史記及新序所載事實相應。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畝音米與芷叶
以下畝字均

蘭蕙以下皆芳草。喻已雖遭放逐。而厲志脩行不懈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

已雖放逐。猶冀志行日茂。幸君之一悟。登進於朝。以收治平之效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我雖放逐而顛顛。亦何所傷。所可哀者。並衆賢亦不自脩。以至於蕪穢也。此指

蘭椒之屬。

以上述已脩節厲名。終不見用。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猷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索音樹與
妒爲均

衆卽上文黨人所指非一也。黨人怨己之貪。量人亦如己之貪。故與心而嫉妒也。求索二字重著。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急立叶均

己所急者。非衆人之貪也。唯恐脩名之不立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音央與傷叶均

言恐脩名之不立。故以芳潔自潤。猶言以德潤身也。洪曰。秋花無自落者。當

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

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或曰。落訓始。落

英。花之始開者。鮮嫩可食。英。菜。上說皆非也。屈原悲將老者。恐脩名之不立

耳。豈如曹丕輩委瑣鄙夫。恐填溝壑哉。落英與墜露對文。不訓始也。墜露旣不

可飲。落英亦不必餐。屈原自喻芳潔。未可拘爲眞有其事。強作解人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頌亦何傷。

媵。美好也。練要。簡練體要也。言道德雖不能果腹。然信能使余芳潔。亦何傷乎。顛頷。此仲尼汲汲仁義。食勿求飽。居無求安之證也。

以上言衆人之事。非我所急。我唯急脩名之不立。故以芳潔自潤。道義爲樂。雖窳困亦無傷也。

擊木根以結齒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所以切與。葉均

上言餐英飲露。是以芳潔自潤。此言擊齒貫蕊。矯菌桂索胡繩。是言服善自約。

響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服則。葉均

亂辭亦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宋錢杲之離騷集傳。從彭咸之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舊說謂彭咸投江。原沈汨淵。爲從咸所居。案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也。英。案。錢氏從司馬遷之說。信離騷作於被疏之後。當懷王時。故有此說。離騷非一時之所作也。不得

專指爲懷王時。予前已辨之。彭咸雖說者甚衆。然古書闕失。已莫可考。大氏古之賢人。可爲法則者。顏籀所謂介士是也。近世俞樾讀楚辭曰。上文云。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下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四句相承而言。不周於今之人。卽所云非世俗之所服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卽所云謇吾法夫前脩也。王解法前脩爲上法前世遠賢。然則彭咸必古之賢人。屈原素所師法者。豈必法其投水而死耶。又曰。抽思篇望三五以爲象兮。指彭咸以爲儀。王注解上句曰。三五五伯。可儀法也。蓋三五古之賢君。彭咸古之賢臣。可象可儀耳。若儀彭咸是效其投水而死。然則象三五又何所取乎。英按。此辨法彭咸不必指投水事。極有理致。然九章悲回風。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則從彭咸而沈江之說。亦不可誣。大氏屈賦中屢言彭咸。或依其遺則。或從其所居。則王逸顏籀諸人之說。皆不可廢也。

以上言我善自約束。乃法夫前脩。雖違異世俗。亦昔賢之遺則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鞲兮。謇朝諝而夕替。

艱叶堅異切
與替虛悔叶

鞿鞲言自約束也。王曰。言爲人所係累。洪引五臣曰。爲讒人所銜勒。俱非。

朝諝夕替。言朝諫於君。而夕遭廢棄也。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曰攬篴。

蕙葢皆喻忠誠。言雖以忠貞見廢。又重申之以誠信也。

亦余心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以上言國亂民艱。余進忠言而莫之聽。反遭廢棄。雖然。余所持者善。死無悔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

心淫叶均

君既蒙昧。不察予心。羣小又競相毀謗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錯音措。度音大。烏切。錯度叶均。

時俗競尙巧佞。背先聖之法。枉已徇人。曲媚周至。以取容悅。

補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時與態叶均態从能能古音台支灰通叶

媚世取容者。皆已得志。我獨窮困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寧死不忍附和羣小。况窮困乎。

鶯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然安叶均

鶯鳥。原自喻也。言我與小人不能爲羣。猶方圜之不相入。異道之不相安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詬厚叶均

攘詬。避恥也。王曰。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望文生義。附

會無理。

以上言羣小盈朝。競嫉忠賢。吾獨寧死。不願苟從。雖屈心抑志。忍辱避恥。但能

清白死直。亦前聖之所厚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反遠叶均

死直末路也。獨不可以隱乎。此難者所必及。故設言歸隱。云悔前意之誤。及迷

惑未遠。且回車而反於隱逸之塗乎。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息服叶均

皋丘皆隱逸之所。且焉。於是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既隱之後。則進退有餘裕。此亦脩潔自愛之意也。

製芰荷以爲衣兮。櫛芙蓉以爲裳。裳芳叶均

此承上爲言。隱士之服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二句因叶均而倒植。言苟余情其信芳。雖無人知亦已耳。此仲尼人不知而不

慍之誼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離均

陸離雙聲連語。高冠長佩。隱士之服。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芳潤雜佩。明德未虧也。昭質美質也。楚辭有二昭質。此與大招昭質既設不

同。此昭字用本義。彼昭字為招之借字。詳大招篇札記。

以上言歸隱之得計。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章 叶均

反顧遊目。猶目若營四海也。既有隱遯之意。忽又不忘世事也。

佩纘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志行不可終晦。長隱豈其得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圖。恆懲 叶均

原文好脩以爲常。朱駿聲曰。常字當作恆。漢人避諱改之。英案。恆與下文懲

叶均。朱說是也。凡擬去之字加口。改訂之字用小字。此又言脩潔之意。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芳潔忠貞。乃我之本性。雖死不可變。豈其懲於世患。變而隱遯邪。

以上言忽自思念。又不欲歸隱。以節身而亂倫。前既言死直爲佳。忽設言避世。

此又言避世非計。寧效忠以死。所謂往復纏綿者此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與野叶古四 聲通叶也

女嬃。舊說以爲屈原姊。別無佐證。或曰。嬃。同須。須侍也。女須。猶女侍也。一曰。須

女。史記天官嫫女。正義。須女四星。亦嫫女。天少府。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

故知女嬃。乃屈原侍女也。嬋媛。亦作嬋娟。纏綿柔順貌。王曰。牽引。於誼不順。申

申猶言丁寧也。詈猶責也。親之甚者言之切。故云詈也。

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婞音很。娟介也。自此以下。設爲女嬃之詞。

汝何博謩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節服叶均

朱熹曰。博謩。博而忠直也。

贅葦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舊說贅葦蒹三字皆草名。考全篇無此句法。文誼不順。不應獨於此處得之。說文。贅。茂也。申引而有繁雜離亂之義。則此贅字爲動詞。言亂采葦蒹以盈室也。楊惲歌。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賈島詩。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皆此意也。葦。今淡竹葉。蒹。今蒼耳子。皆惡草。此言衆小盈朝。事已如此。汝縱不能和光同塵。獨不可以少自貶抑以就世。而必判然獨離於衆情乎。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堯獨而不余聽。情聽叶均

上余字。女嬃與屈原同稱。猶言我輩也。下余字。女嬃自稱也。言世鮮知己。孰能督我輩之忠誠。舉世朋黨。汝何獨孤特介立。而不余聽。王說謂此四句爲屈原語。誤。

以上女嬃之詞。責其不當與衆立異。以招怨尤而離禍害。篇中女嬃重華靈氛巫咸等皆屬對話。後世子虛上林問答之體。蓋從此出。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茲詞叶均

以下屈原之詞。節。折也。音相近。誼相通。故折中或爲節中。憑。心憤懣也。嘅。憤懣而至此。故依前聖以折中。夫吾道也。此二句以叶均倒植。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噉詞。

此上四句。言已不容於世。喟然太息於我生之不辰。以歷此境。世無知者。女嬃

且以世俗之言進。親者且無可語。不得已。唯有稽前聖而折中。遂南就於重華。哀抑怨憤。無可如何之詞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縱巷叶均

九辯九歌。皆古樂。猶雲門韶濩之類耳。或者謂騷中已云九辯九歌。而疑屈賦中九歌宋賦中九辯爲僞作。此大誤也。古有此樂名。屈宋借題而抒己憤。猶後世樂府詩題。屢代作之而無窮也。此言啓能承先王之業。而其子太康因之以自縱而亡國。自此至哀朕時之不當。述古來興亡之故。及己身之忠而被放。至死不悔。不量鑿而正柄。正同夫前脩。皆就重華所敝之詞。纏綿悱惻。忠厚之至也。

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家音姑巷音胡用切

家巷猶言家邦也。此言太康失國。五子亦喪厥家也。王念孫曰。巷字通闕。猶鄒與魯闕之闕。言搆兵亂也。五子作亂。故曰家闕。家猶內也。詩螽賦內訌。正卽

此意。英案。王說迂陋。紕繆。義不可通。五子無內訌之事。卽曰內訌。不得云失。平內訌也。於文不順。王氏父子。不諳文義。好爲曲說。考證家往往如此。甚可笑也。予恐世人爲其所惑。略辨之於此。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湜又貪夫厥家。家音姑與狐叶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忍隕叶均

被服二字重著。具也不忍猶不止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此處反覆於羿稟興亡之事。以言少康之能復故物。蓋不能無所怨望於頃襄也。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殃長叶均

遂焉。遂其志縱其欲也。菹醢。剖比干醢梅伯脯鬼侯鄂侯也。以上皆前古亡國

破家之事。兩而字皆作以字解。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差音蹉與頗叶均

此得道之君。與國之故。與上較言其得失。故下言皇天無所私。唯有德者之是輔耳。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輔土叶均

皇天既輔有德。故維聖與哲。始能亨此下土焉。乃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極服叶均

瞻前顧後。觀民之情。豈有不義而能興。不善而不亡者乎。相觀二字重著。

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悔結叶均

然則吾之所以嘗嘗諫君。死而無悔於初衷者。凡以此耳。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菹醢。

前脩之所以菹醢者。亦不量鑿而正柄。與我正同耳。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當浪叶均

以上既被女嬃所責。謂其不合處世之道。乃歷述前古興亡之故。折中至道。唯有循繩墨而不頗者。始能得皇天之輔。庶幾可以興。故已雖與時不合。亦必執此誼而無悔。忠而被謗。至於菹醢。前脩已然。不獨我也。我之所以鬱邑掩涕者。傷時運之不當耳。攬茹二字重著。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得此中正。正征叶均

既陳辭於重華之遠。明吾心之中正。可以神游八極。求吾所好矣。非神遊八極也。託詞以悟君耳。史記所謂睠顧楚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或曰。埃疑培之訛。培讀爲馮。馮乘也。言乘風而上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圃暮叶均

朝。擗輪木。去擗輪之木。謂開車也。既陳詞於重華而去。故發軔於蒼梧也。自此至余焉。能與此終古。皆述欲得主心而致力於國之意。上下求索。哲王不悟。屈原之志。信可哀已。朝發夕至。吾所以汲汲者。皆爲君也。以下言多方以寤主。而小人方多以沮之。故設爲上下求索而皆不得之詞。所以喻之者深矣。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君門未得見也。雖欲少留君側。而日已迫暮。喻小人沮之者衆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音昔各切
與索叶均

日云暮已。其令羲和假我歲月。借少留連。以冀君之一悟乎。然終莫可如何。唯

有上下求索於脩途耳。日暮不盡作衰老講。

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君心曼曼。渺不可知。然終欲一得其當。多方以悟主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桑羊叶均

自此至理弱媒拙。皆上下求索之事。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屬音注與具叶。以下至女皆屬。

均字

望舒飛廉鸞皇之徒。為我先驅戒路。將有所求。而雷師阻之。求索不得一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雪霓而來御。夜音戶與御叶。

鳳鳥為我飛騰。將有所求。夜以繼日。忽遇飄風驚散。而雲霓亦來相阻。求索

不得二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下音戶與上文御下文子叶。

狀雲霓來御之衆。喻小人之多也。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

欲叫呼天帝。而帝閭拒我。求索不得三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離騷本義

延佇猶蒼芒而獨立也。國事急矣。已雖幽芳自潔。亦唯有蒼芒獨立。莫可如何。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以上言所以求索不得者。世人溷濁而多嫉妒耳。不怨其君之不容。而怨世之溷濁。溫柔敦厚之意也。此上下求索之第一段。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馬音莽武切叶均

君心既不可得。且下觀同志何如。白水朝濟。閭風縹馬。戀闕之情深矣。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反顧流涕。泣宗社之將虛。高丘無女。哀中朝之無人已。自白水至此。求索於

西也。求索不得四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以下至理皆佩字均

以下求索於西不得。更求索於東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榮華瓊枝之華也。下女春宮之侍女。以喻賢臣。欲使通殷勤於帝坐。故先詒以未落之瓊華。王洪兩說皆非。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在音祭

下女豐隆。皆吾所倩之蹇脩。致意於宓妃。或可求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遷盤叶均

詎知宓妃之意。紛總無定。離合不一。性又乖戾。心不可移。下女之意。蹇脩之理。

兩難通矣。求索不得五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遊求叶均

高丘既無女。宓妃又難遷。然則我其歸隱於窮石洧盤之間。保我美德以傲衆。而道遙以獨樂乎。然此雖樂而無禮。所謂潔身以亂倫也。是以復違此意而改。

求。求而欲隱。隱又復求。此往復纏綿之至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下女叶均

天上既不可得。則亦求之於地下耳。覽相觀三字重著。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有高世之志者。此妃既不可求。且求其有用世之心者。佚女乎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好巧叶均

令鳩則詐。謂佚女不好。鳩又佻巧。不足以重任。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可我叶均

鳩既不可信。鳩又不可任。予心茲狐疑。而自媒又非其道。

鳳皇既受圖詔兮。恐高辛之先我。

洪曰。詒一作詔。當從之。鳳皇又受高辛之詔。以爲之介。故恐其先我而獲佚女也。求索不得六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遙姚叶均

浮遊逍遙。言反覆以思也。未家。未成室家也。欲中路以要之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以下至古皆固字均

宓妃既不輕于一見。佚女又爲他人所先。無可如何。下求少康之二姚。則其次焉者矣。然猶以理弱媒拙而不通。則由世人之蔽美嫉賢。道斯窮矣。上下求索。兩無所得。乃真知世之溷濁。棄黃鍾而鳴瓦釜。故再言之。求索不得七也。以上上下下求索之第二段。

閨中旣以遂遠兮。哲王又不寤。

哲王。言今日明哲之王也。指襄王言之。洪說指懷王。非也。原指懷王。皆曰靈脩。閨中遂遠。猶言君之門以九重也。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此四句總結上兩段之意。自朝發軔於蒼梧至此。皆述其上下求索之意。欲得明主之心。而多方假喻。其間有度彼之未必容我。或不知是否容我。而趨趨不得進者。有欲進而被拒者。有將有所求。忽思其無女而止者。有欲因下女通殷勤。而不得入者。有既通言於女。而又爲左右讒佞所沮者。有媒人詐巧而不可用者。有欲自媒而不可。又恐人之先我者。有欲及女未嫁。要而取之者。然理弱而媒拙。導言又不固。終自知其不可而止。蓋無適而不志。與願違。哲王不寤。吾其焉能忍此以終古。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况屈原之以忠而被放。怨憤哀惋之至。而出以溫柔敦厚之詞。所謂小雅怨誹而不亂者。此類是也。

索薑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之字疊均

筵。籜折竹以下。今抽籤其遺製也。求無所得。又不能忍此終古。故往求靈氛之占。亦卜居之意云爾。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以下靈氣之占詞。信脩。信誠而好脩也。言世或有信誠好脩者。必慕汝之賢。所以兩美必合也。汝其別求信誠好脩之人乎。孰。疇也。猶或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女子 墨均

兩女字並指屈原。言九州之大。豈唯楚國可以容女。若遠逝而勿疑。世有求賢者。孰釋女而不用乎。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園宅。音託與 惡叶均

何處無安身之所。爾何獨念故國而不忍去乎。今本作故宇。按宇字叶上而不叶下。惡字孤立無韻。非也。當從別本作宅。洪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是也。

以上靈氣勸其它適。不必窮居楚國。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眩眩並替亂也。在日爲眩。在目爲眩。此下屈原答靈氛之詞也。言世皆惑亂。

雖之他國。又孰能察余之善惡乎。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異佩叶均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善惡不分。是非倒置。要。平聲。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糞壤曰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當芳叶均

草木且不能察。焉能辨美玉乎。宜乎糞壤之充幃。而謂申椒不芳也。總言是非

之不明。覽察二字重著。

以上答靈氛而尤歎黨人之惡。甚於他國。痛言其不能用君子而近小人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疑之叶均

勢不可以留矣。故欲從靈氛之占。義不可以去也。故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既聞靈氣。更要巫咸。不從一人之占。亦再思之義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音元具切
與故叶均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故事也。言巫咸告我以去國而吉之事也。揚靈。飄蕩貌。皇亦神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燹之所同。

同調
叶均

知非其本心。而強使求之。故曰勉也。以下巫咸之詞。

湯禹巖而合求兮。摯咎繇而能調。

音徒紅切
與同叶均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媒疑
叶均

伊尹以割烹要湯。故曰不用行媒。此勸其枉道求合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舉輔
叶均

古者征伐用金鼓。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引申而鼓有進義。鼓刀猶進刀也。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上引三事。以證求合之不必用夫行媒。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央芳叶均

此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言及時未央。尙可爲也。若事機一失。鵲鳩先鳴。時乎不再。不可得矣。勸其及時擇主也。巫咸之語止此。

以上言欲從靈氣之占。勉適他國。而心又不忍。更問之巫咸。而巫咸亦勸我枉道事人。以求渠燿之所同。如伊尹呂望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且諭我及時行志。忽待衰白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蓼然而蔽之。之字疊均

以下屈原語。瓊佩喻志行之芳潔。蓼然蔽之。傷不見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我以忠貞。尙不見容。若更枉道。必更不諒。而羣起摧折之也。離騷至此。七言遭嫉。九章中哀郢。亦述遭嫉。惜往日則遭嫉之詞連篇。亦怨憤之極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留茅叶均

方正不容。皆紛紛變易。我何可以久留此土乎。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莫侯切叶謀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艾害叶均

離騷至此。述好脩潔。凡十一見。稱好脩者。屈原自言脩已立身之意。莫好脩謂楚庭衆臣。盡化蕭艾者。皆不能如己之好脩之爲害也。好脩如此。宜其見疏於衆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長芳叶均

容長。儀表也。實無真才。徒有儀表。從容富貴。尸位素餐者也。

椒專佞以慢愒兮。糺又欲充夫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韓祗叶均

蘭芳之上者。且變而從俗。原自傷同志之少也。椒芳樹糺。茱萸。又次於蘭者。則

流爲小人耳。干進務入。原之所恥。卽駮巫咸枉道求合之說。指意甚明。舊解自

王洪以下。皆以蘭椒實指其人。然則糺又何人乎。

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

靈氛巫咸。並勸其別適他國。而屈子但言楚國之不可留。不言己身之當去。宗

臣之義。不可去也。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離亦韻羅此與化叶

椒蘭號稱賢者。尙且如此。况其下焉者哉。

以上言枉道求合。素所恥爲。時無賢者。正坐此耳。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茲法叶均

羣小盈朝。唯我之志行爲可貴。而又爲君所委棄。而歷茲蠻夷。此自慨嘆也。
勞非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嘉德懿行爲今未沫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節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女下叶均

以上言吾志行可貴。晚節益厲。宜調和心氣。浮游物外。以自娛樂。蓋他國終不可適。宗臣之義也。楚國又無可留。讒邪之害也。唯有宅心世外。神游化域耳。
和調度三字重著。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行糗叶均

靈氣命余去國乃吉。今浮游世外。不問國事。亦猶去國云爾。故曰靈氣告余以吉占。余將從之也。不言巫咸。舉一以概二也。

折瓊枝以爲差兮。精瓊廩以爲糗。

將去神游。猶好脩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車疏叶均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以上言將真去矣。豈得已哉。與衆離心。不可以強同也。

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流啾叶均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極翼叶均

此言啓行之儀式也。啾啾車聲。翼翼旂貌。

忽吾行此流沙兮。遭赤水而容與。磨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與予叶均路脩遠以

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圈。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

軌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待字均

今本騰衆車使經待。洪曰。待一作侍。英案。待當作侍。與下文期馳蛇叶均。不

得孤立失偶也。徑侍直侍也。王曰從邪徑以相待。非是。渥注之種。謂之龍馬。

八龍猶八駿也。洪引五臣曰。八節之氣。誣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樂叶均

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遠莫能及。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神游之樂也。

陟陲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鄉行叶均

陲皇猶言登庭也。莊子秋水篇。跳黃泉而登大皇。陟陲二字重著。

以上言神游八極。不問世事。然一臨舊鄉。又睠懷本國。有不忍遠行之意。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都居叶均

國無人。時俗從流也。莫我知。蔽美稱惡也。雖睨夫舊鄉。不可懷也。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雖瞻念楚國。而國無人莫我知。我又何懷乎故都。志既不行。唯有終之以死耳。亂辭結全篇之意。所以明其不得不死之故也。

離騷摘辭

離騷文字之美。自劉安以下。論者衆矣。然皆依託經術。取類風雅。句攝字合。比附無端。夫六義者。詩之通誼。百家騰躍。莫出環中。離騷固不能不以興抒其哀思也。然必謂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夕攬洲之宿莽。則潛龍勿用。騶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就重華而瞰詞。則咎繇謀謨。稱禹湯之祇敬。則典誥之體制。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亦誣古而誣今。欺人而欺己矣。至於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喻小人。則事貴有徵。詞必可據。茲就離騷中所引神人物事。及驅遣詞藻之類。而論其略焉。

天神。凡言神者。皆古代傳說。不可據爲事實者。屈原設詞引用之耳。
羲和 望舒 飛廉 豐隆 靈氛 巫咸 百神 九疑神 西皇
以上善神。喻君子之助屈原者。

雷師 帝闡

以上惡神。喻小人之沮屈原者。

古人皆實有其人。實有其事者。

三后 堯 舜重 彭咸 鮌 屈子以為歌介之人 禹 啓 湯 宓妃 蹇脩 佚女

二姚 摯 伊 咎繇 傅說 武丁 呂望 周文 甯戚 齊桓

以上賢聖。或可以為後世法。或為屈原所求而不可得者。

夏康 后羿 寒泥 澆 桀 后辛

以上亡國敗家之君。可以為後世戒者。

神物。屈原自寫神游八極時所用所見之物。

玉虬 鸞 若木 鸞皇 鳳鳥 飛龍 瑤象 玉鸞 蛟龍 玉軼 雲

旗 瓊枝

神地。屈原神游所至之地。

縣圃 崦嵫 咸池 扶桑 靈瑣 閭闔 白水 閭風 高丘 窮石

涓盤 瑤臺 崑崙 天津 西極 赤水 不周

實地。實有其地。或雖虛指之地。而非渺茫無其地者。

毗洲 蘭皋 椒丘 羽之野 沅湘 蒼梧 有虞名國 傅巖

實物。多楚地之所產者。

江離 辟芷 秋蘭 木蘭 宿莽 申椒 蘭桂 蕙蔭 荃 留夷 揭

車 杜蘅 秋菊 薜荔 胡繩 芰荷 芙蓉 檉 蘼茅 騏驎 蓀

冠 佩 理

以上芳草美物。或以喻君子。或以喻楚王。或以飾芳潔。或引以自用。

荼 薶 蕭 艾 茅 鳩 鳩 鵝 鶉 雲霓 飄風

以上惡草敝物。皆以喻小人。

謎字。或曰聯綿字。以下多楚國之方言。

零落動 遲暮狀 馳騁動 純粹狀 耿介狀 追逐動 猖披狀 險隘狀

蕪穢狀 顛頷動 鞮鞢動 浩蕩狀 鬱邑狀 侘傺狀 陸離狀 續紛狀

芳菲狀 嬋媛狀 歎歎動 須臾况 中正狀 相羊動 溷濁狀 嫉妒動

緯繡狀 淫遊狀 偃蹇狀 周流動 浮游動 逍遙動 遠遠狀 眩曜狀

猶豫况 翺翔動 容與况 慢惛狀 委蛇狀 晻藹狀 蜷局狀

疊字。

響響語 冉冉語 纏纏狀 岌岌狀 菲菲狀 申申狀 浪浪狀 忽忽况

漫漫狀 總總狀 剡剡狀 啾啾狀 翼翼狀 婉婉狀 邈邈狀

狀詞。所以狀物形也。脩字尤屢見不一見。

脩 昭 斑 憑 炁 芳 齋 嫵 章 響 儼 菱

動詞。字多不盡舉。舉其特見或屢見者。

扈 紉 攀 攬 撫 姪 邈 雜 察 正 化 滋 樹 哇以名作動

冀 竢 萎 哀 競 孽 貫 矯 索 諄 替 申 偃 屈 忍
 悔 佇 粦 糝 虧 飾 懲 婞 贅 敝 被 錯 服 相 去 聲
 量 平 聲 總 結 蔽 望 寤 懷 蘇 諒 淹 變 貪 騰 指
 屯

況詞所以狀動字及狀字者。

肇狀錫紛狀有汨狀不及及焚狀貪飽邑狀鬱高狀峩長狀陸陸狀危曾狀歔耿狀得紛狀總斑狀陸
 離狀備續狀並聊狀浮
 降狀迎

語詞無涉於本文。但用以爲助者。尤層見而疊出。

嘗 羞 惟 夫

重著字。動詞重疊爲用者。

覽 揆 求 索 被 服 攬 茹 相 觀 覽 察 陟 陞 覽 相 觀 和 調 度

狀況詞語詞倒植句首。尤爲離騷所特有。略示一二。以例其餘。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汨余若將不及兮。羞內怨己以量人兮。老冉冉其將至兮。謇吾法夫前修兮。惟鬱邑余侘傺兮。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

之陸離。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大氏此種句法。不限于狀詞語詞。凡歎詞動詞名詞。離騷中每喜以一字冠句首。其一字卽作一逗。而句意遂益渾古豐茂而有力。

以上所舉。皆屈賦所同具。姑於此篇發其凡焉。

楚辭札記卷三

漢川徐英澄字讓

九歌

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又云。奏九歌而舞韶兮。天問曰。啟夢賓天。九辯九歌。周禮春官大司樂九德之歌。尙書大禹謨。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然則九歌之名。其原甚早。蓋古有是曲。屈原既取沅湘蠻歌九篇而潤色之。復嫌其名不雅馴。因以九歌名之。九歌凡九篇。國殤非祀神之曲。當別出餘一篇。則前九篇之亂辭耳。

沅湘蠻歌之說。始於王逸。後世蓋莫不從其說焉。朱熹曰。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寓以諷諫之意。英案。九歌蓋沅湘間民族祀神歌舞之詞。今本九歌各篇。只題神名。洪曰。一本自東皇太一至國殤。上皆有祠字。蓋古本也。彼時沅湘。淪在蠻夷。其民與今之苗黎等。今雲貴諸省苗夷。尙有

祀神之詞。惜無屈原其才爲之潤色鴻業耳。

九歌既非屈原本作。不過更定蠻歌之所爲。故其風調格律。與離騷九章。皆不甚同。而九歌各篇。復以所祀之神不同。而微異其體。讀九歌者。不可不知。大抵古來民歌。其能流傳迄今者。皆經文章鉅子。爲之潤色。不獨九歌各篇。清麗絕世。卽三百篇諸國之風。又何莫不然。特原以知名之士。故九歌一經鐫鑄。後世遂直以屬之屈賦。與二十五篇同傳。甚矣。脩名之不可以不立也。

近有妄人。疑九歌非屈原作。謂九歌與屈原傳說絕不合。又謂如九歌爲屈原作。則楚辭之來源。便不可考。文學史將爲神異記。不知九歌本爲蠻歌。屈原特更定之耳。何疑乎與屈原傳說之不合。至謂九歌爲屈原作。則楚辭來源不可考。此尤不知其所指。屈宋學說。既本之於南方思想。其辭賦。又爲南方文學之開祖。何獨以改定一蠻歌。而不知其源流所在。且大家文學。其源甚衆。杜甫兼八代之長。既習鮑昭之俊逸。獨不許其效庾信之清新邪。此削足適履之陋。

說本不足辨。特此人盛竊時譽而不學如此。恐其惑人。姑政之於此云爾。

東皇太一

戴震曰。東皇太一。古未有祀之者。以太一爲神名。殆起於周末。漢武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長安東郊。英案。此章無比興。專寫迎神之事。洪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按之本義。恐不其然。

揚枹兮附鼓

此章良字一均到底。字句整齊。獨此處脫一均。句亦孤立。意尤參差。或有挽簡句下當加□□□□□□□□。

雲中君

戴曰。雲師也。漢郊祀志。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之屬。是漢初猶承舊俗。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除首二句寫迎神之巫。餘句至此皆賦雲。兼以自喻身世飄泊之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慙慙。

已雖流放在外。飄泊無所。一念鄉邦。而家國之感深焉。

湘君

史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二女舜之妻。死而葬此。正妃稱君。次妃降稱夫人。

蹇誰留兮中洲。

誰何也。言何所爲而止於中洲耶。注微失之。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自起句至此。言見湘君留滯中洲。急乘桂舟以邀之。因祝沅湘無波。江水安流。

冀可往也。此喻求君心切，小人幸勿阻也。

薜荔柏兮蕙綯，蓀橈兮蘭旌。

薜荔縛牆，蕙蘭盈塔。

望涪陽兮極浦。

涪陽在郢城附近。此屈原瞻戀楚國之意也。今澧州有涪陽，後人妄相附會耳。

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王逸五臣俱謂揚已精誠。英案：其說未安。靈當是纜之借字。纜舟也。字

一作纜。一作橈。或作舩。此言橫大江而揚舟，飄蕩中流耳。唐人詩：擊汰復揚舩。

正本屈賦：自望夫君兮未來至此。言想望湘君，思窮水湄，兼葭秋水之意也。

隱思君兮惝側。

王曰：惝側爲側陋之中。英案：惝是惝之借字，側是側之借字。惝側卽惝側。纏

綿也。王說非是。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以忠事君。欲達已意。猶緣木而求魚也。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采薜荔以下四句。與九章思美人。令薜荔以爲理兮。悼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用意正同。皆以芙蓉薜荔。媒理爲言。彼特正言。而此反言之耳。

自揚靈未極至此。言湘君既不我見。女侍爲我太息。我亦流涕潺湲。而悱惻思君。終不能忘。忽值冰雪之艱。舟不可進。終不得與君一晤。所以如此者。君本不與我同心。而恩義初不甚厚。遂至於勞媒而輕絕也。湘君喻楚王。冰雪喻小人。此與離騷上下求索之意正合。

夕弭節兮北渚。

既不見答於湘君。尙欲更事求索。朝夕馳騁。終不可及。始弭節於北渚耳。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日暮蕭寥。不勝淒寂之感。

捐余玦兮江中。

湘君既不來。則亦捐玦遺佩。不容自飾。憤慨之意也。注疑失之。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下女侍女。卽前嬋媛而太息者。女有媒妁之勞。故報之以杜若焉。注迂。

皆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終於無可如何。聊假日以消憂云爾。

湘夫人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此記時序。心旣於邑。遇風物蕭瑟而益以懷其也。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騁望猶縱目也。王曰平也。非是。言帝子既降。望而不見。秋風既起。木葉盡脫。當此蕭條之時。尚縱目於水天之交。白蘋之上。欲與帝子相約於黃昏之後。冀得一抒綢繆也。

鳥萃兮蘋中。曾何爲兮木上。

既欲供張。以待帝子。又恐帝子未必肯來。則我之所爲。譬猶鳥集蘋中。曾施木上。亦徒勞耳。

自起句至此。言欲帝子之來。又恐其不來。與上篇揚靈兮未極。至恩不甚兮輕絕一段。意義略同。亦離騷上下求索之意耳。

沉有菡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忽又有所見。疑是帝子之來。然終不見其來。唯有流水潺湲耳。

藥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喻失所宜也。

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

猶上篇江臯北渚之意。言難如所冀。終不釋於懷。朝夕馳騁。營營不已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若聞佳人之召。喜欲築室水中。與結同居之好。

自沉有窟兮。澧有蘭至此。仍述欲晤帝子之意。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自築室兮水中至此。皆言備極芳馨。欲與帝子同居也。

九疑續兮並迎。

忽釋使九疑之神。來迎帝子。遂虛同居之願。

捐予袂兮江中。

同居之願既虛。則亦捐袂遺襟。寄憤慨於無繆耳。以下六句。與湘君篇末意同。

大司命

戴曰。三台。上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主災祥。九歌之少司命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君迴翔兮。目下。踰空桑兮。從女。

君。大司命也。言見神既下。遂往從之。女。同汝。謂君也。以上迎神。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此蓋設爲大司命之語。自贊權威之盛。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其壽夭之權。皆操之於我也。

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

齋速。卽齊遯。禮記鄭注。齊遯謙慤貌。孔疏。自斂持不敢自寬奢也。英案。此屈原語也。言與君齋速。而導君於九州之虛。以尋帝之所也。

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壹陰壹陽。變化無窮。

自紛總總兮九州至此。言大司命司天下壽夭之命。故欲要司命以之帝所。喻已念君之切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將以遺遠人。既放逐猶瞻念楚國也。

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

雖瞻念楚國而窮老已極。與王愈疏。無可如何之詞也。

羌愈思兮愁人。

與王愈疏。愈使人愁。

自折疏麻兮瑤華至此。言所思而不見答。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結言命運各有悠宜不可強也。屈子知命者也。

少司命

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呂兮愁苦。

自起句至此言芳潔已甚無容愁苦。

乘回風兮載雲旗。

以上一段言司命初與我目成。但往來奄忽未交一語。今忽乘風載旗棄我而去。所以悲也。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君留雲中將何所待也。

臨風愧兮浩歌。

以上言待君未來失意已甚。

蓀獨宜兮爲民正。

以上言君雖不我與。猶爲萬民之主也。

東君

戴曰。日也。禮記祭義篇。祭日於壇。又曰。祭日於東。又曰。王官祭日也。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

朱曰。此乃指下方陳設鐘鼓聲音之美。靈巫容色之盛。自起句至此。言迎神之事。

簫鍾兮瑤篴。

王念孫曰。蕭通摯。廣雅。摯擊也。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云。鏗鍾搖篴。正譯此文。英案。上云。緇瑟交鼓。下云。鳴鏞吹竽。王說是也。

靈之來兮蔽日。

九歌

七七

上言祭日。下言神來。蔽日。蔽日而下也。

操余弧兮反淪降。

余神自謂也。

杳冥冥兮以東行。

以上總述祀神之事。此章唯言祀神。無他比興。不必強爲附會也。

河伯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言已方樂而忘歸。忽思及河之極浦。則又遽然而愁也。

此章皆述與河伯遨遊往復之事。亦寄慨于無聊耳。

山鬼

被薜荔兮帶女羅。

王曰。女羅。兔絲也。英。案。藥草中有兔絲餅。其實小如芥子。煎之則壳脫。仁如

絲髮。卷曲如餅。卽此物也。

折芳馨兮遺所思。

自起句至此。賦山鬼。皆指山鬼而言。

歲既晏兮孰華予。

自余處幽篁至此。屈原自謂。言已獨立山上。雲皆在下。晝既冥晦。神復降雨。難

與山鬼相見也。

君思我兮不得聞。

君指山鬼。隱喻楚王。言君非不我思。特爲小人所間。不得其聞耳。

前三句自述。征阿歷澗。采折芳馨。喻好脩也。

君思我兮然疑作。

君非不思我。或爲小人所沮。忽信忽疑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離遭也。

自雷填填兮雨冥冥至此。風雨交迫。百感橫集。此段及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一段。並與九章涉江篇山峻高以蔽日兮以下四句。用意相同。

禮魂

凡五句。言祀神之禮既成。乃會鼓而舞。芭以爲曲終雅奏。復祝祀神之巫女。如春蘭秋菊。並壽千秋。所謂九歌之亂辭也。

附國殤

九歌皆祀神之歌。山鬼以上九篇。各祀一神。獨此篇別詠國殤。疑本自爲一篇。

無涉於九歌。後人誤合之耳。且禮魂王注亦曰祀九神。不言國殤。則九神當指山鬼以上九神。國殤不祇一人。不當在九神之列也。然國殤自是屈賦一篇。全篇所述。皆爲國效力殉亂而死之事而已。亦不必泥指爲某次之戰。

近人或分九歌爲二類。一爲祭歌。卽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國殤禮魂五篇。其中或述祭者之服飾。或陳祭時之餽饌。或敘祭時之歌舞。或說神降時所御之車駕。及降神之情形。二爲情詩。卽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又引閔華齊之說。謂九歌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多以致意楚王言之。不免支離。莫案。舊說未可盡誣。除東皇太一東君二篇專言祀神外。餘篇皆有寄託。賤人以皮相求之。自不知耳。

楚辭札記
卷三

楚辭札記卷四

漢川徐英澄字讓

天問辯

史記屈賈傳贊。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天問者。史公已定爲屈原之所作矣。王逸說。天問乃屈原書壁雜句。死後。楚人或惜其才。因爲之纂錄成篇者。王夫之謂統一篇而繫之以曰。則原所自撰成章可知。英案。卽非原所自撰成章。亦未嘗不可以統一篇而繫之以曰。彼時傳說神怪。流播民間。楚之宗廟。所畫牆壁。又皆往古神怪之事。屈原行愁坐歎。抑鬱牢騷。以感傷忠憤之懷。發荒誕無稽之問。疾痛呼父。窮愁問天。此亦人之至情也。

或疑原時書寫之具尙闕。書壁尤非易事。不知粉屑炭燼。盡可作書。况彼時已

竹帛並用。論語子張書諸紳紳。帛也。墨子書於竹帛。凡書帛者。卽可以書壁。周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

脫。陷文不活。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不始蒙恬也。

妄人廖氏者。疑天問非屈原所作。謂天問既據壁圖而作。試問壁圖者何處得此壁本。英案。廖氏淺陋不學。其失如此。考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靈光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漢書蘇武傳。宣帝畫功臣象於麒麟閣。武梁祠堂壁。畫傳於今者。有伏羲祝誦夏桀諸人之像。漢書元后傳。成帝生於甲觀畫堂。楊敞傳。稱上觀西閣。上畫人。霍光傳。有周公負成王圖。廣川惠王傳。稱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敘傳。有紂醉踞妲己圖。又西京雜記。董賢宅有畫。後漢宋宏傳。有屏風畫列女圖。王景傳。有山海經禹貢圖。古畫皆徵諸實事。故屈子之詞。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也。丁晏天問箋序。可以證逸說之不謬。而祛妄人之惑矣。

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歸而相對。張載注。皆胡夷之畫形也。又曰。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天地之初。張注。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又曰。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

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媵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英案。此魯靈光殿之壁畫也。中國壁畫。始於何時。雖莫可考。但以漢畫之多且精。證其原始。必出六國。或春秋以前。靈光殿作於漢景帝子魯恭王時。此其壁畫。必非創制。呂氏春秋論大篇。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當亦壁畫之類。推之大禹鑄鼎象物。及古鍾彝所刻。雲雷龍螭之形。古陶器所繪。人物昆蟲之狀。皆壁畫之大輅椎輪也。近歲出土古器。類多畫像。又安徽阜陽壽縣。故楚考烈王都也。夷陵既燒之後。楚徙於陳而都之。今河南東部也。考烈王又東徙阜陽及壽縣。囊歲皖北發掘楚王墓道。多楚國彝器。而墜中壁畫尤多。以此證之。則宗廟壁畫之說。可無疑矣。

或謂楚先王之廟。當在郢都。不應遠在山澤陵陸之間。原既放逐。不應更見郢都之宗廟。英案。此亦疏於楚都故事者。且公卿祠堂。多立於所生之地。不必定在國都也。卽以先王之廟而論。則楚之建都。亦不一其處。楚大國也。其都屢遷。新都旣

建故都化爲榛莽。屈原既放。偶經故都。不在陵陸之間。而在朝市之內耶。且故都旣成廢都。故廟自成廢廟。同姓逐臣。不可以憑弔休息其下耶。案楚之建都。在懷王以前。其可考者。已有四處。熊繹始封。實都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穎容曰。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兩人所指。並在今湖北省荊州府枝江縣東。或謂丹陽在秭歸。括地志。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亦云。秭歸東有丹陽城。熊繹之始封也。考左氏昭十二年傳。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後漢郡國志。南郡臨沮侯有荆山。則丹陽在秭歸之說。容未可據。周莊王八年。楚文王熊賞。始都郢。實紀南城。括地志。故城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北五十里。其後周敬王元年。吳公子光伐楚。取太子建母而去。紀南殘破。楚平王恐。更於今江陵縣東北六十里。築新城而都之。仍稱郢都。而非其故地。周敬王十六年。吳王闔閭即光伐楚。入郢。大敗楚師。昭王越在草莽。秦師救之。吳退國復。新郢又已殘破。遂徙都鄢。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按樂鄉縣在今荊門州北。

百里。其他遷都而不可考者。載籍亡缺。不可知已。

楚之故都。既有數處。然則天問之作。果何所乎。考天問篇末。述及楚事。有云。吾告堵敖以不長。洪曰。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姬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生。二十三年。成王生。杜敖即堵敖也。審是。則堵敖者。楚文王之子。而成王之兄。不長者。謂其欲弑成王。反被殺也。楚宗廟。或公卿祠堂。而有堵敖之畫象。則其地在紀南城之舊廟。可無疑矣。

或謂天問文理不通。此又淺人不諳文理之陋見。不可以語夫文章之大道者也。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

可以次序陳哉。善夫洪生之能言也。

問嘗論之。天問一篇。蓋於古今傳說之事。褒衣大儒之所陳述。於五帝三王稱道而弗衰者。往往致其疑焉。若啓之殺益。伊尹問夏。太甲出於桐而殺伊尹。諸子百家之所稱者。異於儒家之說。孟子亦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屈原生於楚國。其學出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與儒者異趣。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鮪之亡身。實以婞直。三年治水。不信禹蹟。禹何所成。益代啓后。卒殺其身。益代啓作后卒無繼。謂啓殺益也。今本啓益二字。桀寵妹嬉。何與于湯。伊尹何以媵婦。武王何必踐期。武王與膠兩期事。太王何以得衆。遷就岐何能依。伐紂何必木主。此皆致疑于古帝王賢聖。所謂仁義道德之跡者。或不可據。廣前史之異聞。其流一也。

在昔榛狁之世。民智未開。帝王之尊。託之神聖。符命之說。載於簡編。白蛇之謠。無異陳涉之篝火。赤伏之祥。同於王莽之丹書。而六藝所載。儒先所傳。符瑞之事。不絕於篇。諸子百家。所不惑者。原則獨特異議。簡狄在臺。得玄鳥而致胎。昭王南游。何

逢雉而利楚。天帝何竺於元子。鳥翼何覆於寒冰。此致疑於古帝王受命自天之說。關禎祥之誕怪。其流二也。

孔子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福善禍淫。其說舊已。所以警頑愚而消姦慝。亦治世之一端也。人羣初起。道法一致。夫婦居室而道生。雉兔在市而法立。法簡而民從。民愚而教行。羣生咸遂。驕儂不作。蓋有畏于天也。然而跖壽顏夭。史遷慷慨而斂傳。天道無厚。鄧析感憤而成篇。屈原行忠履絜。正道直行。福無所徵。而被放逐。禍福之說。不無疑焉。象謀殺兄。而封於有庠。太王何德。而民從如歸。天命反側。何罰何佑。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此致疑於積善不積善之說。論禍福之虛妄。其流三也。

洪荒渺芒。遂古難知。宇宙之間。萬象森羅。其始何自。其終何極。其大幾何。其周幾里。百家所言。誕而無稽。黃繚之間。惠施之答。鄒衍所陳。王充所辨。或誣而妄。或繁而贅。楚之先世。與羲和同出重黎。鄒衍之學。出於羲和。則屈原之學。自與鄒衍同源。屈原心知其非。問而不答。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陰陽三合。何本

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崑崙縣圃。其尻安在。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此致疑於神聖開天之事。闢宇宙之誕說。其流四也。

綜其文采。風華典則。詰難百端。而出以辭賦。莊列之所未聞。山經之所不逮。今古雜陳。人神並祝。傳書壁之餘藝。藻憤懣於無繆。而詭麗若是。渾茂乃爾。此所以爲千古辭賦之開祖。百世騰躍而莫出其環中者與。而鈍學下士。或疑壁且無畫。或謂文理不通。則拘虛之謬見。蚍蜉之妄撼。多見其不學之陋耳。

天問

曰遂古之初。

王夫之曰。遂與遂通。遠也。朱曰。遂往也。失之。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自起句至此。總述天地開闢。及宇宙現象之可疑。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言鯀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帝何以刑之。此疑鯀治水無功之說。疑堯之

刑鯀。別有所爲也。

伯禹圜後鯀。夫何曰變化。

復當作後。篆隸形近。傳抄致誤也。王曰。很復。迂曲難過。後鯀言繼鯀之後。又何

能變其策以治水乎。疑禹亦未必治水有功也。

河海應龍何畫何歷。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天問

當從洪氏所引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言應龍何能以尾畫地而導河入海。此疑神怪之說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此疑禹三年治水。導江河而入海之事。使天下盡爲洪水。三年何能導之。事實之可疑者也。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也。古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此神怪誕妄之說。不可信也。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此海不溢之說。至今無能知其故者。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一蛇當作靈蛇。王注正作靈蛇也。

魃圍鴽焉處。

字書。鴽音堆。雀也。則魃堆當作魃鴽。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自焉有石林至此。皆傳說故事之可疑者。

禹之功勞。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當作禹勞獻功降省下方。勞勤力也。故王曰。勤力獻進其功。可以證也。下方即

言下土四方也。後人誤入注文於正文耳。

閔妃匹合亡妃合。

俞樾云。正文但有閔字。文義未明。而妃匹合三字連文。亦殊重複。疑本作閔亡

妃合。即王注所謂憂無妃匹也。亡與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誤亡作匹。因據

注文妃匹連文。遂移置妃字之下耳。英案。今從俞說。

圖益代圖啓作后。卒然離壁。

當作益代啓作后。言禹死之後。益代其位爲天子。卒爲啓所殺。是遭離殃咎也。啓殺益事。別見戰國策及竹書紀年。益代禹爲天子。亦見史記。

何后益。罔祚革。而禹播降。

作祚之誤。播降卽蕃隆。播蕃同音通假。言益與禹相代。然益祚何以被革。而禹之子孫何以蕃植而隆盛。此言天道之不均也。

啓罔夢賓。罔天。

今本啓棘賓商。誤。當從朱熹攷訂。作啓夢賓天。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此闕啟母化石之誕妄。疑譎怪也。

何羿之厥革。而罔反吞罔撥之。

舊注不明。疑交爲反字之誤。揆爲撥字之誤。撥又發字之訛。發以足踢草也。亦有滅義。言何羿之善射。而反遭吞滅乎。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撰體脅鹿何以應之

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按當從此說而膺當是應字之誤言飛廉雖具鹿脅何能與兩師相應乎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此於征誅之事致其疑難言湯厚待其衆實以力征天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云者蓋誣妄之言耳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妹嬉得寵於桀何與於湯事而湯必殛桀蓋湯欲滅夏而爲天子誣桀以罪而放之於南巢耳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此致疑於不告而娶之說蓋舜囚堯奪其位而妻其女後聖以其戾於世教遂造爲禪讓及妻以二女之說屈原疑焉

天 問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

言以匹夫而登立爲帝。孰推戴之耶。此疑舜禹之有天下。不出於匹夫。蓋舜禹本當時強臣。篡奪而得之。堯幽囚。舜野死。古有是說也。

女媧貨體。孰制匠之。

案王曰。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而於有體二字未注。予疑有體當是貨體之誤。貨化也。故王注曰。一日七十化。有體二字。無義理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

服。伏也。言舜既能以德服弟。何以象終爲舜害。此疑舜未必能以德服弟也。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言象日以殺舜爲事。何以不敗而反得福。國於有庠。此致疑於福善禍淫之說也。王曰。何得肆其犬豕之心。不釋犬體二字。疑王本體作豕。或作豨。

何條放致罰而黎甌民大說。

言湯以力征天下。所謂致天之罰。民用悅服者。疑其妄也。王不注服字。而曰

衆民喜悅。疑王本作黎民大說。

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

此不信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說。蓋吞卵而生。說至誣妄。響妃簡狄。姪於何人。

契實何人之子。及湯爲天子。崇及高曾。遂有玄鳥墜卵之飾說耳。

胡終弊於有圖易。牧夫牛羊。

近人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謂有扈乃有易之誤。英案。此說是也。

干闥戚時舞何以懷之。罔爰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協當作干戚。時是也。一本平上有受字。平蓋衍文。受則爰字之誤。爰又媛之省文。媛曼妙也。肥。嬰之省文。嬰。妃之異體。妃配也。懷思也。與妃協韻。干戚是

舞謂殷侯子亥以干戚歌舞之能。有易氏之女。何以思而慕之。爰誓曼膚。何以肥之。言子亥何以配此綽約曼妙之女。而終見殺於有易之君乎。故上文云胡終弊於有易。王曰其文義不次序。此類足也。子亥淫於有易氏之女。有易氏之君綿臣殺之。事見竹書紀年。帝泄十二年。王洪不省誤字。妄以有扈澆過及舜舞于羽紂爲無道等事注之。益錯繆不可解矣。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此不信湯田獵獸能。班諸兄弟之貧者。蓋湯以貪殘而得天下。網開三面云。皆於事理所不可通之妄言耳。

昏微違迹。有狄不寧。

昏微卽甲微。有狄卽有易。古狄易二字同音互借。說文逃之古文作邊。書牧誓逃矣。西土之人。爾雅郭注引作邊矣。西土之人。書多士。離逃爾土。詩大雅用邊蠻力。史記殷本紀簡狄。索隱。舊本作易。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

字通用之證也。王國維考之甚詳。此言甲微遜先人之迹。爲子亥復仇。以滅有易氏。故曰有易不寧也。竹書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卽此事也。叔師以晉大夫解居之事注之。不解字義。或致誤也。

何繁烏萃棘。負子肆情。

言陳女肆情縱淫。墓門有棘之詩。蓋妄傳耳。負嬪之省文。嬪子猶女子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言象日以殺舜爲事。何以變化詭詐。而得有庫之封。以長其子孫。此論福善禍

淫之虛妄也。

何乞被小臣。而吉妃是得。

言湯求伊尹。何以並得吉妃。蓋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以自致於湯。後世諱言之。反云湯三使往聘之。又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東巡狩。從有莘氏。勾伊尹。因娶有莘氏之女。皆虛言耳。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賒。有莘之婦。

此言古云伊尹生於空桑之爲妄誕。更疑有莘氏未必惡伊尹從木出而以賒女。蓋伊尹欲干湯而自求爲賚臣耳。後世詭妄之說皆不可信。

湯出重泉。夫何曩尤。

此疑湯囚重泉而復出。未必由桀所釋。蓋湯以強藩黨衛甚衆。出之別有其方。不然。桀何用法之不審也。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言湯自貪天位而伐桀。所謂不勝衆人惡桀之心而伐之者。誣也。不然。夫誰挑使湯用兵邪。

圖甲 龜爭盟。何踐吾期。

此致疑於武王甲子踐期之說。蓋武王以天大雨。乘紂不備而攻之。踐期以救膠鬲之說。欺人之談耳。且膠鬲必且與武王有約。爲之內應以覆紂。故紂亡而

還仕於周也。會龜當作甲龜。古字形近而誤也。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武王伐紂。蒼鳥羣飛。與軒轅驅虎豹以戰蚩尤。同一妄說。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此疑百姓咨嗟歎美周命之爲妄說。武王自以力服天下。何德之有。而民歎美之邪。

授殷天下。其因德安施。

位一作德。是也。此言殷受天命而有天下。其德何所移而致於亡也。施移古字同音通假也。

因及成乃亡。其罪伊何。

反成當作及成。言紂子武庚及成王而亡。果以何罪。此蓋不信武庚以殷叛事。大氐周滅武庚。亦猶後世代興之主弑其廢君耳。非必果有罪也。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龍爨化龍之說。本自誕妄不經。縉紳先生之所不言。而史傳載之。可哂也已。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言齊桓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而死後蟲流出尸。不得安葬。福善禍淫。果

何說乎。

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此言紂之惡。未必如此。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世言紂殺比干。比干果何罪而遭殺。此言禍福之虛妄也。

雷開阿何順。而賜封金。

一云雷開何順而賜封金。與上句沈字叶韻也。當從之。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

姜嫄姪於何人而生后稷。乃曰履大人之迹而有娠。天何所厚於稷。而示此大
人之迹乎。此與龍交劉母於陂澤而生漢高。同爲詭妄之說。投赤子於冰上而
不死。乃曰鳥能煥之。此與虎乳子文。同爲詭妄之說。蓋魯妃與人野合而生子。
初不敢留。棄又不忍。乃置於野而使人收之。詐爲神異云爾。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世言殷之季世。季歷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屈原疑季昌之伯。初非
殷家之命。不過以兵力雄長諸侯。如楚莊秦繆耳。

遷藏就岐。何能依。

世言太王居邠。狄人侵之。遷於岐山之陽。百姓從之如歸。屈原疑太王未必能
以仁義得衆。亦以力征之耳。

殷有惑婦何所譏。

惑婦寵婦也。言紂寵妲己。周何所譏焉。與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同。皆言滅人國

而妄加之罪也。

何親就上帝之罰。殷之命以不救。

上句一作上帝之罰。文義較順。當從之。此言武王自以爭天下而亡殷。殷之亡何與於上帝之罰。力辨自致天討之誣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此言呂望興於屠釣之不可信。亦猶湯三聘伊尹之不可信耳。
載尸集戰何所急。

此言武王滅紂。本西伯之素志。故載其木主以從軍。所急者爭天下耳。何與於伐罪弔民之事乎。余觀周赧漢獻。唐昭宋度。明思皇。後世亡國之君。皆由國弱臣強。或夷狄內侵。不由本身之惡。然則桀紂。容不如經典所傳之甚。特古史淪湮。考證無從耳。

回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朱曰。一本無何字。英案。一本是也。言獻公不知畏天地也。此致疑於禍福之無徵。

初湯臣擊。後茲承輔。

儒者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屈原疑其非。曰先爲媵臣。後爲輔弼耳。

何卒圍克湯。尊食宗緒。

官疑作克。克。侵奪也。承上文。言伊尹爲湯臣。何卒侵奪湯之後嗣。而反尊顯其宗緒乎。伊尹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而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田宅而中分之。沃丁八年。祠保衡。事見竹書紀年。

何壯武厲。能流厥國。莊。

俞正變癸已類彙。嚴本作莊。漢人避明帝諱改。英案。莊與上下文叶韻。俞說是也。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篋八百歲。屈原以其說之妄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

言夷齊采薇而遇女子。女驚而走。因獲得鹿。天何所祐也。

何環壞穿自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一本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英案。原句特長。不合天問文句例。環穿自閭穿社。丘陵。亦不詞。當從一本云。環當是壞字之誤。壞閭穿社。以及丘陵。言吳光入郢。伍員鞭尸事也。下二句言鬪伯比事。當有挽譌。叔師誤屬一句。合爲一事。其說不可從也。

英案。王逸曰。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說。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蓋自史公以來。鮮能詳解天問者矣。夫子長更生子雲之流。皆博覽載籍。窺金匱石

室之秘。校石渠天祿之書。而不能究天問之極。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學。不傳。而三古遺事。已難深考。而後人乃於劉楊千歲之後。故典放佚之餘。取秦漢以來斷簡殘籍。而箋史公之所不詳。蓋亦難矣。予今所釋。偶於叔師之所不及。儒家之所或異者。致其略焉。其不可知者。存而不論。亦蓋闕之義云爾。

卷四

楚辭札記卷五

漢川徐 英澄字讓

論九章次第

九章者。王逸曰。屈原放於江南之壅。而作九章。予按。九章不盡江南作也。朱熹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是說也。庸得其真。史記屈賈傳。乃作懷沙之賦。又舉哀郢。今二篇皆在九章中。而史公不言九章。及劉向九歎。始云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是九章之名。起於中壘之前。意者屈原身前。初未嘗合此九篇而名之曰九章也。買臣之徒。爲楚辭者。尋檢故籍。得此九章。合爲一卷。遂以名之與。

九章既非一時之所作。則其次弟之先後。有可考者矣。且原流放之迹。多見於九章之中。初放漢北。再放江南。所出之途。所經之地。皆歷歷可考。而逸本次弟。顛倒錯亂。略無義理。使後人莫由審其流放之跡。而原之鬱邑。或以莫申。可慨也夫。

楚辭註家多疑逸本次弟之非。林雲銘據黃文煥之說。謂惜頌思美人抽思爲懷王時作。涉江以下爲襄王時作。而所更次弟。仍多踏駁。近人紛紛議論。徒爲詞費也。今考其地理。案其文義。定其次弟如左。而論其梗概。塵彼來哲。有以知予言之不謬也。

惜誦第一

抽思第二

思美人第三

涉江第四

哀郢第五

橘頌第六

悲回風第七

惜往日第八

懷沙第九

屈原生平。放逐兩次。初放漢北。所謂王怒而疏屈平。然僅疏而絀之。奪其權位。不在朝列而已。未嘗斷其屬籍也。又嘗一度進用。東使聯齊。及齊交既絕。懷王不返。頃襄即位。子蘭譖之。始東遷郢渚。轉徙江南。遂絕無復用之意。是爲第二次放逐。其惜誦抽思兩篇。爲懷王時作。餘則作於襄王之世。原流轉沅湘長沙之間。最後欲自行返國。未及度湖。而自沈於汨羅。此其大略也。

惜誦通篇述忠而被謗。侘傺無慘之事。當是王怒而疏之之時所作。尙在郢都未及出國。九章次弟。宜居首篇。

抽思蓋初放漢北之作。戴震屈原賦注。抽思篇。引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詳其地。以是篇考之。蓋在漢北。故以鳥自南來集於漢北爲比。英案。篇中又云。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又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又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皆在漢北而思郢都之辭也。抽思旣爲初放之作。則九章次弟。宜居惜誦之

後史記所謂屈原既絀不復在位之時也。然尙與懷王約東聯西距。未及顧返。而懷王之策中途再變。聽張儀絕齊。又爲儀所詐。與師伐秦。兵挫地折。及原返諫。而張儀已去。篇中昔君與我誠言兮。羌中道而回畔。卽指此事。故斷爲初放漢北之作。

思美人不必指懷王。篇中言遷江夏以娛憂。疑再放時。東遷於鄂渚。浮於夏首時作。則此美人當指襄王。九章次弟宜居抽思之遠。涉江之前。又篇中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及願寄言於浮雲兮。以下六句。末段令薜荔以爲理兮。以下四句。與抽思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及旣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用意正同。故蔣驥以爲此美人卽抽思所以遺之美人。同指君也。然抽思爲初放漢北時作。所指美人自爲懷王。此自漢北東遷鄂渚。遷江夏以娛憂。時雖相接。而所指美人則襄王矣。今次於抽思之遠。涉江之前。以時考之。或不誤也。

涉江哀郢兩篇。次弟不誤。皆屈原再被放逐後所作。歷序自郢都東至鄂渚。更西南入洞庭。達沅湘。上辰陽之事。而涉江爲前作。哀郢爲追述。今以涉江次於思美。

人之後。時相承也。

哀郢與涉江所述略同。特追溯涉江以前事耳。自郢都至鄂渚爲東遷。涉江云。乘鄂渚而返顧。其時在秋冬之際。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可知原以仲春發郢都。循漢水而東。至於鄂渚。已入秋冬之際。再由鄂渚循方林以達沅湘。或水或陸。遶塗更進。是爲南遷。去郢日遠。望夏難涉。至於九年而不復。今定爲再放江南日。追溯前塵所作。而次於涉江之遂焉。

橘頌一篇。文體獨異。或謂其偏於賦物。與九章餘篇。抒寫哀思者不同。又以篇中有年歲雖少一語。遂疑爲屈原初年之作。不知年少云者。指橘而言。言橘雖小樹。而品德可以爲我師也。且受命不遷。深固難徙。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卽涉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思美人媿易初而屈志。何變易之可爲之意。皆流離顛沛。而此志愈堅之後之所言。淑離不淫。梗其有性兮。則歲寒松柏之志也。今定爲南遷之所作。九章次第。宜居哀郢之後。世有不學淺人。謂以文體進化論。七言後起。四言先出。此篇旣

多四言。當是屈子少日所作。不知文體進化云者。不指一人前後之作而言。徒以三百篇皆四言。楚辭以後多五七言。遂謂文體進化如此。獨不知漢京尙有四言。唐世尙有三言乎。且屈原于古辭賦之祖。遂謂其四言限於少日。七言出於老年乎。此童稚不諳文理者之所言。本不足辨。有持此以質疑者。姑理其惑。

悲回風。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是將萌死志時作。浮江淮。望大河。皆虛指而遙識之地。淺者或謂河淮發源與漢水相近。遂謂悲回風與抽思同爲流放漢北之作。殊陋妄可嗤。離騷言昆侖閩風。亦將作於昆侖閩風與。此篇旣將萌死志時作。故九章次第。宜居惜往日之前。而次於橘頌之後焉。

朱熹曰。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復。倔强疏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英案。此篇是將死時作。追溯平生。憤慨無端。九章次第。宜居悲回風之後。

史記謂屈子作懷沙後。遂懷石而自投於汨羅以死。楊雄作畔牢愁。亦云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則懷沙爲絕命辭無疑。懷沙旣屈原之絕命辭。故篇中不復更

述流離之苦。但寫懷傷永哀之情。既汨南土。又進路北次。尙欲一返故國。終於懷沙以死。九章次弟。自宜居末。

知九章非一時之所作。則文體同異之惑可以祛。知九章次弟之先後。則屈原流放之蹤跡可以知。論九章次弟。下篇卽本此次弟。而爲之疏記焉。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舒抒情。

凡以發崑二字爲題者。其題意不括全篇之旨。猶關關雎鳩云爾。或者穿鑿於題義則誤矣。惜有愛而忍之之意。愍憂也。言始者愛惜言詞。忍而不發。以致於憂愍。終不獲已而後抒其憤懣焉。此詮此二句之意。非解題也。抒當作抒。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今本所作忠。洪曰作一作非。英案。作非是也。言我之所言。如非出於忠信者。可以指蒼天而爲誓也。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聽直猶言爲判公正也。

自起句至此。言已所言。既指蒼天以爲正。又可使五帝六神咎繇及山川之神。

共來折中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肱。

竭忠以事君。反與羣小乖離。而視我猶贅肱也。

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此一段言羣小雖嫉我。而明君當知我之忠誠也。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

王曰。豫。猶豫也。英。案。豫。樂也。猶。孟子吾何爲不豫。王說非也。此言已壹心事。

君。所不豫者。恐君心之不可保。不督予忠。而爲衆人之所讒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清俞樾謂疾字乃侯字之誤。侯古作疾。與疾字形近而誤。侯語詞也。英。案。俞

說穿鑿。考據家改人从己。強爲之說。又不諳文理。其可惡往往如此。予謂疾愈也。言我急於親君。無有他患。唯緣此爲衆兆之所讎。有招禍之道也。

迷不知寵之門。

以上四句。言事君莫有如我之忠者。雖位卑識賤。無有貳心。初不知邀寵固恩之道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

志。知也。言雖以忠遇罰。亦非我之所知。我唯知忠。焉知以忠而而遇罰乎。又衆兆之所咥。

自吾誼先君而後身兮。至此言其忠而被謗。

情沈抑而不達兮。

言下情雍蔽。不上聞也。王曰。沈沒胸臆。意未昭晰。

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

今本結下無而字。洪曰。一本有而字。或曰。結下當有而字。結而詒。謂綴辭寄遺也。抽思結微情以陳詞。思美人言不可結而遺。並此意。英案。謂言煩不可。以紙墨述也。故下句言欲面陳而無由。

中悶營之澆純。

自紛逢尤以離謗兮。至此言離謗之遠。無所陳訴。侘傺鬱邑之至。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終於孤危。獨與衆離異。以君雖可思而不可恃也。

故衆口其鑱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衆口鑱金。自古所然。屈原不審此理。初以君爲可恃。不知讒言旣入。君心亦移。而卒遭危殆也。

懲於羹者而吹鑿兮。何不變此志也。

懲於羹者。且知吹鑿以防禍。既遭讒謗而逢殆。宜深自戒懼。然至今猶不改常態。何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言今之事君。皆以諂諛爲階。我以忠直事君。譬猶釋階而冀登天。必不可也。雖知其不可。然猶不改曩日忠直之態也。王說非是。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事君則同。所以事君則異。又何得相爲援引乎。

自昔余夢登天兮。至此言昔日見用。頗欲効忠。爲國良輔。而中道被廢。且逢危殆。然猶不移所守。不屈故節。是以與衆日益離異。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自晉申生之孝子兮至此言忠以造怨今信其然

繪弋機而在上兮

機設也言設繪弋之機械於上也機字名詞作動詞用

設張辟以娛君兮

弧張之張機辟之辟喻小人張法網以娛君莊子中於機辟

欲僮徊以干圜察兮

僮或曰是察字之誤察明鑒是非也干求也言欲低徊其間以求主上之明察也今從之

堅志而不忍

以上六句極言進退兩難動輒得咎而又不忍變易節操也

背膺脾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言分合兩難之痛。

自繪弋機而在上至此言已設身處世之難痛結於心。

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媚美也。謂所守之道實美私處私自娛樂也。

自擣木蘭以矯蕙兮至此言自脩芳潔世不我用尙可恃我所守之道以自娛樂而遠患耳。

惜誦一章章八節。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

篇名抽思。或曰以首句有憂思二字。

思蹇產之不釋兮。

蹇產一作懷嶮。山勢崎嶇盤紆貌。

何回極之浮浮。

回極回旋也。

以上六句泛寫憂思。

數惟蓀之多怒兮。

篇中荃蓀等字。王逸皆曰以喻君也。

英案。荃蓀二字。見於屈賦者甚衆。此篇

所指爲懷王。降及頃襄之世。則恩誼既殊。乖離復久。無復黃昏爲期之詞矣。然追撫懷世。亦往往及之。如離騷中。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正與此同。願搖起而橫奔兮。

王念孫曰。搖起疾起也。與橫奔爲對文。英案。猶言急起直追也。矯以遺夫美人。

以上言雖逢君之怒。尙欲自陳。

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已詳解於離騷中。

心坦傷之愴愴。

愴愴不能自靜之貌。

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切人言切直之人不能諂媚。

以上言君昔與我固有成言。中道而不我用。我雖欲更有所陳。而君置若罔聞。羣小且從而謗我矣。

何毒藥獨樂斯之饗饗兮。

今本何毒藥之饗饗兮。義不可曉。王曰。忠信不美。如毒藥也。亦迂曲難通。一云何獨樂斯之饗饗兮。英案。當作獨樂斯。毒藥蓋字誤也。

願蓀美之可光。

今本作完。與上句亡字均不叶。洪曰。完一作光。英案。當作光。言我何獨樂爲。

此饗饗之忠直亦願君德之光大耳。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凡事勉力爲之耳。古聖賢亦猶人也。豈不能至。唯能勉力自奮。故其令名遠聞。

至今而難虧也。

孰不實而有穫。

自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至此言我欲君德之日光以繼三五之遺則而君不履實臣下復僞終無所穫也。

與美人抽怨兮並日夜而無正。

抽怨猶隙詞也。朱熹集注本改爲與美人抽思兮。蓋以篇名抽思而妄改之也。無正無所就正也。

僑吾以其美好兮敖除辭而不聽。

此爲楚王不納其諫而發。僑敖皆指懷王。史記懷王不聽陳軫秦先出地楚後絕齊之言而卒被詒於張儀。屈原蓋與陳軫同意。謂齊不可絕也。以上少歌。覆述前意。

望_匪南山而流涕兮。

今本作北山。洪曰：一作南山。英案：當作南山。前云來集漢北。若更望北山。何所指乎。蓋原在漢北。則郢都諸山爲南山矣。

南指月與列星。

在漢北望南山。不知路之曲直。故指星而辨路也。

尙不知余之從容。

從容言遵守常道。不變其節。

以上倡曰：言獨處漢北。望闕興悲。欲復進忠言。而其道莫由。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懷王旣不召原。南還郢都。原行吟江邊。南望在走。亦所以慰情於無慘耳。考

證家必謂此乃原放沅湘之間更南行也。不知既放沅湘更顧南行將何所之乎。離騷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設言之耳。豈真至蒼梧之野九疑之虛哉。考證家往往泥於字面不諳事理類可笑也。且去國日遠是原所悲安得謂之聊以娛心耶。前云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方殷戀闕之情更無乘桴之志此處正與上文處處相應耳。觀涉江以後不復更有南望南行之詞可以證屈子之不欲去沅湘而更南也。

超回固忘度行隱進兮。

本作志度。王曰。超越回邪。志其法度。英案。王以四字分解。意殊隱晦。或曰。志一作忘。言超回忽譎。忘其常度也。行猶且也。隱忍也。且隱忍而進耳。故下云宿北姑兮。

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亂辭。總寫身在江湖。心存魏闕。進忠無由。煩冤無數。抽思一章。章七節。

思美人

擊涕而踣胎。

洪曰。擊猶拔也。英案。涕不待拔。拔涕不詞。擊涕猶言掬涕也。踣胎。踣立直視。所思之美人也。

陷滯而不發。

承上言。忠心煩冤鬱抑。而無所發也。

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每日味爽。卽思陳詞。而終沈積。不得通也。

羌宿高而難當。

自起句至此。言瞻念楚國。而莫與爲通。

羌馮心猶未化。

憂念滿心爲馮心。未化。未變節也。

蹇獨懷此異路。

自高辛之靈盛兮至此。言雖遭流放。終未變節。

指嶓冢之西隈兮。

此遙指而虛言之也。

遵江夏以娛憂。

江夏通言之也。實循漢水而東耳。夏。漢水之異稱也。娛憂。所謂苦中作樂也。

觀南人之變態。

此與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同。南人南夷。舊註以爲並指楚俗。英案。舊註非也。此指江南之人。言既將南遷。姑徘徊而去。且觀彼南人之殊態。以娛我心。

之憂思也。此亦可證此篇當次在涉江之前。
自勒騏驥而更駕兮至此。總寫苦中尋樂。

羌居蔽而聞章。

居蔽。越在草莽也。

自竊快在中心兮至此。言生含美質。紛郁自遠。雖居側陋。而天君泰然。

令薜荔以爲理兮。

以下四句。與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固兮輕絕。用意正同。彼特反喻之耳。

固朕形之不服兮。

不服。言不慣也。林雲銘說。英莖。此承上言。登高入下。素所不習。林說是也。

思彭咸之故也。

自令薜荔以爲理兮至此言枉道事人。媿非所能無已。唯有違命南遷。尋彭咸之故居乎。

思美人一章章五節。

涉江

帶長鉞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陸離光采瑋麗貌。猶後世言劍有寶光也。洪引五臣說。低昂貌。陋甚。切雲冠名。或曰當時哲人隱士。類喜服奇衣冠。以自表於流俗。莊子尹文作爲華山之冠。蓋此類也。

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自起句至此。言己之風節高亮。雖世莫予知。而吾方與重華同游。比並天爵。天地同壽。日月齊光。其自信之強如此。

且余濟乎江湖。

涉江篇名。當從此得。本濟大江。而乘鄂渚。言江湖者。此本追述過程。通言之耳。

猶思美人。本循漢水而通言遼江夏也。自此以下。歷寫行程。與哀郢所陳。並爲千古述征詩賦之祖。亦後世游記之嚆矢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

鄂渚。今黃鵠山之武昌也。洪云。鄂州武昌縣。則別在黃州赤壁對岸。不知屈子循漢東下。出漢水卽渡大江而至黃鵠。故曰乘鄂渚而反顧。望來程而思故鄉也。出漢水卽可循大江而上。決不紆道更東行數百里。至黃州對岸之武昌。始循江而西也。

邸余車兮方林。

王曰。方林地名。而未明何所。予案總在鄂渚西南洞庭東北耳。

淹回水而馳凝滯。

本作疑滯。王曰。疑惑也。滯留也。惑留意不可曉。文選作凝滯。洪引江淹賦。杜甫詩。證爲凝滯之誤。當從之。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枉渚在辰陽之東。沅水下游。原溯沅而上。故朝發枉渚而夕宿辰陽也。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上言乘鄂渚而反顧。及步馬邸車。皆言將南遷時。尙留連徘徊。未忍遽去。淹回水而凝滯。是方溯沅時。猶顧念瞻望。未忍遽去。去國之悲。戀闕之情。然終知徘徊無益。遂奮身前往。苟此心端直。雖僻處荒遠。又何傷乎。故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去心既決。行程遂速也。大氏襄王放之。指定沅水上游辰陽諸地耳。自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至此。述涉江以後途程。蓋自郢都循漢水。至鄂渚以後。循水遵陸。至大湖東邊。復乘舟上沅。至辰陽。

入激浦余儻個兮。

王曰。激浦水名。洪引五臣曰。激亦浦類。英案。杜甫詩。舟人漁子入浦激。激亦

作水浦解。則五臣容未可非。逸說亦未必是。又激水古稱序水。屈原所指如係序水。亦不當作激也。此入激浦言循水入澤耳。考激浦之名。大氏後人附會而名之。猶澧州之涪陽。常德之桃源。沅湘之人。喜附庸風雅。類如此者。不獨此也。且引屈原爲湘人矣。皆陋妄可笑。

山峻高。曰蔽日兮。下幽晦。曰多雨。

自此以下六句。與九歌山鬼。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雲容容兮。而在下。及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意同。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自入浦至此。凡言入浦入林入山。歷諸苦境。皆承迷不知所如而言之。今入山既深。雖生無可樂。亦姑安之。蓋既不能變志从俗。唯有幽居隱遯耳。

固將重昏而終身。

自接輿髡首兮至此。忠不必用。賢不必以。言已與前人所遭正同。知命之莫可奈何也。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露申。猶申露也。申。伸也。伸出猶言冒也。申露冒露也。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亂辭總言。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吾亦唯有隱去而已。

涉江一章章五節。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刺頃襄無懿德。以致百姓離其殃咎。

去故鄉而就遠兮。遑江夏以流亡。

與思美人中遑江夏同。夏卽漢水之異稱。此追撫前事。故通言江夏。其實祇循漢水或遑陸行江漢之間耳。知夏水爲漢水之異稱。則洪引諸說。可以盡廢。案漢水以出廣漢得名。至武都與漾水合。又通稱漾水。又謂之襄水。故南郡有襄陽。沔水出武都沮縣亦與漢水合。故又有沔水之稱。更東而納夏水。因又名夏水。其主流一也。入江之口。謂之漢口。因水有沔夏諸名。故漢口又有沔口夏口之稱。六朝或稱魯口。則以大別別名魯山。當漢水入江之口。因山名水。遂得魯名。謂魯水入江之口。故又名魯口也。

發郢都而去闔兮。

下文有哀見君而不再得。故篇名哀郢。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夏首在今高觀山下。卽黃鶴磯。當夏水入江之口。故曰夏口。後世以江北之漢上爲夏口。非其舊也。夏口又曰夏首。猶丘也。在鄂渚之上。卽今黃鶴樓下。或引漢書注華容有夏水首。非也。華容夏水。夏水之原也。涉江云。乘鄂渚而反顧。此云過夏首而西浮。旣登望故國。更浮舟而西也。故接句卽云顧龍門而不見。涉江云。邸余車兮方林。蓋屈子行程。或水或陸。原無定也。或拘定程以繩之。失之遠矣。

凌陽侯之汜濫兮。

此在大江風濤之中。故引陽侯之波。波之大者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洞庭入江之口。斜而向上。凡溯江而入洞庭者。須運舟上流。回入洞庭。於江爲下。入湖又爲上也。故屈子云然。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王曰。遺風異俗也。朱曰。故家遺俗之善者。英案。異俗遺俗。皆無可悲者。兩說非是。清王念孫曰。遺風之風。當作風雨之風。解文選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是其義也。蓋屈原回憶故鄉之康樂。見江介風物之悽厲。愈感傷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繇南渡之焉如。

陵陽非地名。洪曰。陵亦作淩。淩與陵通也。陵陽卽上文淩陽侯之汜濫省一侯字耳。或謂陵陽實地名。且實有所指。非省文。後人習用微管葛亮等詞。以例陵陽爲省文。實誤。予案離騷已云周文齊桓。開後人省文之例。不得云後人習見省文以例屈賦也。九歎遠逝。赴陽侯之潢洋。王曰。陽侯大波。又戰國策亦謂陽侯之波。淮南子注。陵陽國侯。溺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云云。蓋古傳此事。後人

用之以爲大波之通稱。猶馮夷之於水。祝融之於火爾。漢人賦中。用陽侯者。累見於篇。蔡邕漢津賦。引作楊侯。則又展轉而字誤矣。前云。淩陽侯之汜濫。尙在大江之中。此時已入洞庭。故云。淼南渡之焉如也。陵陽旣非地名。辨之已明。然世猶有強以陵陽爲地名者。案屈賦中。多虛指之地名。未嘗實至其地也。思美人指幡豕之西隈兮。悲回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州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皆想像之詞。詠史以遣懷。非真至其地。如夏首鄂渚。比也。附會者謂屈原東遷。至於陵陽。陵陽者。彭蠡之東源。出今饒州東南界者。古陵陽界及此。而謂屈原蹤跡。嘗至安徽江西之間。不知上文明云。過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何以忽至饒州之東南乎。一部楚辭。爲此輩作爭墩之資。謠且妄矣。或者又疑陵陽之名。出於漢代。屈原不當預知。而疑此篇爲漢人僞作。泥陵陽爲實地之說。而妄疑古人。不可通矣。王逸於此。但曰。意欲騰馳道安極也。不言地名。洪氏無端以前漢地名注之。遂啓妄人之疑。然洪曰。仙人陵陽子。

明所居也。明漢代地名。正以人名名之耳。又安得以陵陽地名出漢代而疑古無陵陽二字之名乎。

孰兩東門之可蕪。

孰。何也。王曰。郢城兩東門也。朱曰。兩東門之廢蕪。在秦拔郢燒夷陵。楚徙陳以後。英案。史記秦拔郢在楚襄王之四十一年。其時屈原當久已死矣。且秦旣拔郢。楚旣東徙。所廢蕪者。豈獨兩東門已哉。此必別有所指。不如朱說也。又案。上云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則吳宮麋鹿之感也。此句與上文相承。故下云。憂愁相接。憂國亡之無日也。

至今九年而不復。

或疑九年爲虛數。予按九歌九辯之九。或爲虛數。此云九年不復。則實數也。屈原自初放漢北。再放江南。豈祇九年而已哉。此九年當自第一次被放而言。不復云者。初放漢北。爲懷王世事。雖去國未遠。已不復用。襄王甫立。卽由漢北更

放江南。其中未嘗更一用也。懷王時一度使齊。並不用其策。反遭讒謗。不得爲復用也。此章蓋已垂老而作。故予定涉江爲再放鄂渚。流轉江南之作。而哀郢爲追述再放涂程感傷而作。

自起句至此。追序第二次流放。涂中哀念君國之情。

被以不慈之僞名。

自慘鬱鬱而不通兮。至此言忠而被謗。雖堯舜之聖。且不能免。而况我乎。

憎愠淪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慷。衆踐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此四句。別見九辯。言羣小在朝。脩美何益。不如忼慷遠舉。浮游世外。百感沈綿。中自慰之詞也。王於此不注。但曰皆解於九辯中。蓋古本九辯。次在離騷之後。九歌九章之前也。詳九辯王注。每句引一二楚人以實之。謂好脩爲孫叔敖與。

子文。忼慨爲囊瓦與莊蹻。踈蹠爲費無極。超遠爲接輿。蓋穿鑿而不可通矣。

何日夜而忘之。

雖以浮游物外自慰。然猶冀壹反。所謂瞻念楚國。不忘欲返也。

哀郢一章章四節。

橘頌

以物比德。往往見於國風中。淇奧。樛木。柏舟。蓼莪之類。不可更僕數也。

荀況有賦篇。詠雲。詠蠶。詠箴。然持以較橘頌。則彼專賦物。而此則自寓。猶離騷之美人芳草。以物表德也。此篇賦體。而頌名。後世頌詞。其源皆出於此。六義之頌。久無繼作矣。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句首言橘。通篇以頌橘爲興。故篇名橘頌。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此屈原自比其志節。如橘性之不可遷也。

精色內白。類回任道兮。

本作類可任兮。洪曰。一云類任道兮。英案。當作類任道兮。言其外行芳潔。而

內心皎然。類有道之人也。此指橘實爲言。用以自況。

以上賦橘之形。卽以寓橘之德。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言橘樹芳潔。自小已異於羣卉。此原所以自寓也。王說失之。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洪曰。此申前義。以明己志。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王曰。蘇。寤也。洪曰。死更生曰蘇。皆不可以解蘇世之義。英。案。蘇。舒適也。引申有逸意。蘇世。猶言逸世也。逸世。卽遺世。故遺世之民。謂之逸民。此屈原流放江南之日。自言其遺世而獨立。不爲橫流所動。所謂砥柱中流也。他篇於愁憤無聊中。時以隱遯自慰。亦此義也。王釋橫爲橫立。自持。誣罔甚矣。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

此承上遺世而言。隱遯幽居。尤須自慎。君子所謂慎獨也。不終失過兮。所謂寡過也。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淑。寂之借字。離。歷之借字。淑離。寂歷也。萬物搖落之後。舉目蕭條之狀。淫。楚語搖也。言橘雖遇萬物凋疏之時。而不搖落。自有強梗之性。耐寒之姿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此承上句而言。言橘雖無喬柯老幹。而堅貞之姿。可以爲我師也。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言橘之堅貞。比於伯夷。伯夷特立獨行。深固不遷。橘性類之。故可置像而尊事之。以爲師長也。

以上賦橘之德。卽以興己之志。

橘頌一章章二節。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

回風飄風也。以發蕙三字爲題。

聲有隱而先倡。

或曰。聲風聲也。言秋令旣行。微物將隕。風雖無形。而隱然已爲凋隕之先倡。

以上借蕙興起。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

秋令旣行。鳥獸悲號。草木零落。失其芬芳。

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

鳥獸草木。以喻衆人。魚龍以喻君子。當世難紛擾之際。衆人從流逐波。唯君子

能矯然自異。獨善其身。此屈原耿介自寓之詞也。

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此承上而言。亦言君子與衆人之異。

竊賦詩之所明。

自夫何彭咸之造思兮。至此自述耿介之操。王所不知。獨處幽寂。賦詩明志。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

既寤主之不明。不可復冀見用。則亦從容同流。逍遙自恃耳。此自慰之詞。

氣於邑而不可止。

自惟佳人之獨懷至此。自傷見廢之遠。隱伏山澤。

存髮髯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

言王之形貌。髣髴尙存。而不可得見。獨心中煩鬱沸騰耳。
超惘惘而遂行。

自糺思心以爲纒兮。至此既寬然自慰。又惘惘獨行。亟述侘傺無聊之概。

芳以歇而不比。

以上四句言歲暮年衰。行就顛賴。傷志行終不得伸也。

不忍爲此之常愁。

以上四句言自憐中心愁思。不可抑止。又知王之終不可用。雖有所言。無所聊賴。唯冀溘然早逝。不忍長愁也。

聞省想而不可得。

自孤子唵而投淚兮至此。言已流放荒裔。猶思故國而隱痛。登高遠望。寂無景響。欲聞省國情。卒不可得。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茫茫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上二句言天地之大。品物之繁。下二句言物理深妙。難以測度。上二句念天地之悠悠。下二句獨蒼然而下淚。

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

此承聲物兩句而言之。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流風猶隨風也。

自愁鬱鬱之無快兮。至此歎天地之茫茫。心鬱邑而自悲。生旣無可樂。甯溘死以流亡。

聽波聲之洶洶。

自上高巖至此。皆言遊心高遠。欲以遣愁而愁思纏綿。終無可遣。

紛容容之無經兮。

容容。紛亂貌。無經。無定則無經常也。

聽潮水之相擊。

自紛容容至此。皆借霧與濤爲言。狀其翻涌騰忽之形。以自寓身世之感。

施黃棘之枉策。

清孫貽讓札。遂黃棘多刺。又策當直。而今反枉。皆言其不足用。

刻著志之無適。

無適言不移也。

重任石之何益。

任石當從李善解。言諫而不聽。雖擁石赴河。又何益於君乎。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蹇產已見抽思。此言雖知任石之無益。然終懸結而不可解。亦終唯自沈耳。

自借光景以往來兮。至此明已唯有付之一死耳。故余定爲將萌死志而作。

悲回風一章章十一節。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鬪時。

以發崑三字爲題。本作昭詩。洪曰。詩一作時。或曰。昭明時政。詩當作時。今從之。明法度之嫌疑。

王曰。草創憲度。定衆難也。或曰。屈原他作。皆未詳述草憲令事。不應於此篇專述事實。又曰。東方朔七諫初放。劉向九歎逢紛。皆直序屈原事。與此篇首段相似。又曰。篇中多激亢之言。類乎七諫九歎。遂疑此篇爲七諫九歎同時之作。非屈原之賦。而誤入九章中者。英案。七諫九歎。本擬屈賦而爲之。又何異乎。與此篇相類也。至專述事實。則死志既決。追撫往事耳。

祕密事之載心兮。

言往日與聞密勿也。

遭讒人而嫉之。

史記。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或曰。此篇述讒嫉之事。重複累贅。不知情詞繁者。不厭重複。各有所指。不爲累贅。同一讒字。或自述遭讒。或述楚王信讒。或述史事。或泛言之。淺者不索文理。而謂之累贅。妄矣。

自起句至此。述往日曾見信於王。明於法度。參與密勿。以立富強之基。忽遭讒人之嫉。

身幽隱而備之。

惜往日

一五五

自君含怒而待臣兮至此言君信讒言盛氣責我不及考其虛實而遽行放逐以上兩段皆追懷往事。

臨沅湘之玄淵兮不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本作遂自忍而沈流。洪曰遂一作不。今從之。近人羣疑此篇爲僞作。別無佐證。唯以此四語似述及沈淵以遂之事。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亦疑此篇非屈子文。又屈賦稱楚王曰靈脩。曰哲王。曰荃蓀。曰美人。絕未有詈之爲壅君者。似後人弔屈原者之所言。大失怨而不亂之指矣。英案是說也。人多從之。然予細考之。屈原未沈以前。久蓄死志。依彭咸之遺則。託彭咸之所居。從子胥而自適。悲申徒之抗迹。言之屢矣。原沈於汨羅。而此云沅湘。沅湘非一流。死無庸二地。則此一語。乃未死以前。慨乎言之耳。遂字當作不字。不自忍而沈流。言雖臨淵欲絕。尚不忍遽決一沈也。繼思終亦當沒身而絕名。所可惜者。羣小壅蔽。使

君不寤耳。東方朔七諫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是其稿詰。壅君二字不連讀。壅字不作狀詞解也。

使貞臣爲無由。

自君無度而弗察兮。至此言君既遭壅蔽。效忠無由。

思久故之親身兮。

親身言親近己身之人也。

諒聽不明而蔽壅兮。

既不聰明。又遭壅蔽。

得罪過之不意。

橫遭責罰。出於不意。

惜往日

一五七

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己之被冤。皎若列星。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自聞百里之爲虜兮至此。雜述忠信死節。前世嫉賢。讒妒旣入。禍不可測。故結云恐禍殃之有再。寧溢死而流亾也。然雖及臨死之日。猶惜羣小之壅蔽。使君王之終不寤也。

惜往日一章章五節。

懷沙

東方朔七諫。懷沙礫而自沈。朱曰。懷沙石以自沈也。此釋懷沙之名也。清人蔣驥以爲懷長沙誤矣。王夫之曰。其詞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節。異於他篇。

眇兮杳杳 杳杳兮

本作眇兮杳杳。英案。兮字當在杳杳二字下。從上下文例也。姑易之。離愍而長鞠。

自起句至此。總述幽居南土。哀思鬱結。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明其規畫而記其繩墨。未改前人之法也。

懷沙

內厚質正兮。

內行忠厚。本質正直也。

孰察其闕揆正。

本作撥正。史記作揆正。揆正揆度而正之也。今從史記。
自撫情効志兮至此。言雖遭流放而初衷未渝。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承上言。謂黨人既不余知。而自膺重任。又才短不濟其事。所謂斗筭之子。遇折足之凶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示。施也。言已懷才而窮困無所施。王曰。示語也。非是。
懲團遂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本作懲連改忿。王不注連字。義不可曉。史記連作違。英案。連當作違。懲鑿也。違。世事每相違也。言鑿於世事相違者之多。亦因之而改忿也。

自玄文處幽以降。所述皆世事之相違者。禹湯已邈。吾誰適從。則亦改我往日忿恨不平之氣。而抑心自強。不遷異度。勉爲善行。以自樂耳。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此沈汨之前。自南徂北。思返故土。故有進路北次之語。

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大故。死期也。至此已決死。姑舒積憂而娛沈哀。所謂破涕爲歡也。茹恨者其生不樂。積憂者其死不哀。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

懷沙

曾。重屢也。爰。哀不止也。爰古通。咍。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咍。

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承上知死不可辭。不愛一身以殉之而言。謂明告後來君子。吾將以死忠爲法也。亂辭述懷質抱情。世莫吾知。總寫其投淵以前。決絕剛毅之志。令人爲之歌泣無端。屈賦真千古牢騷之祖也。三代以下。唯賈生得其仿佛。故史公與之列傳。

懷涉一章章五節。

楚辭札記卷六

漢川徐 英澄字讓

遠遊

或疑此篇非屈子之所作。謂其中與離騷相重複者甚多。然屈賦本不以重複爲病。又妄謂篇中韓衆。乃秦始皇方士。則漢時神仙之說。竄雜其間。已見僞跡。不知韓衆乃古仙人。如王子喬之流也。燕齊神仙之說。已風行戰國之初。屈子引之。云何足異。以此篇神韻之超雅。音節之和諧。非屈原莫能爲也。

或又謂此篇皆超世之想。樂觀之詞。與屈賦他篇盡抒悲情者不類。遂疑此篇非屈原所作。予案屈賦他篇。如離騷悲回風。亦間有述超遠以遣憂思者。此篇周歷四方。固與離騷相表裏也。且超世樂觀。乃悲抑怨憤之極。激而爲之之詞。天下唯真能悲觀厭世者。乃能樂觀。莊周列禦寇。胥是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然則屈原之作。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因。託也。承上言。遭時俗之迫阨。我以菲薄之質。遂無所託於世也。焉。乃也。既無所託於世。乃去世遠遊也。王曰。將何引援而升雲也。失其指意。以上四句。序將遠遊。

來者吾不聞。

自遭沈濁而汙穢兮。至此。泛言世事之可哀。人生之無聊。

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自步徙倚而遙思兮。至此。歷寫愁苦。然亦知愁歎無益而有損。乃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

老子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又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莊子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又曰。虛則靜。靜則無爲。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萬物之本也。

英案。道家本出於史官。屈子又出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學。又與老莊並楚人。其出世思想。正自相近。或者以此反疑遠遊非屈子作。忘其本矣。

羨韓衆之得一。

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按此得一二字。本諸老氏。一者天地之元氣也。英案。古史官兼掌天文歷數。故道家之學。與陰陽家其本一也。陰陽家遺夢天國。溯志神仙。故道家有吐故納新之學。屈原兼綜二家。遂有長生久視之想。亦寄意於無聊耳。

世莫知其所如。

自虛靜以恬愉兮。至此言願學神仙之術。以絕世患。

余將焉所程。

自恐天時之代序兮。至此歎老之將至。而事功無所成也。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

莊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然則六氣之說。蓋古矣。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自重曰至此。述求仙而遇王子喬。

彼將自然。

彼指道而言。謂人能勿滑亂其魂。道將自然而在。

此德之門。

自道可受兮至此。皆王子之言。又見莊子所載廣成子告黃帝及女偶與南伯子葵所論。意同而詞略異。以上求仙遇王喬而論道。

載營魄而登霞兮。

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登霞即登假。此用本字。彼用借字。登乎雲霞。言升天也。

凌天圃池目徑度。

本作凌天地以徑度。英案。地當是池字之誤。天池海也。凌天池亦飛升之意。叛陸離其上下兮。

王曰。叛以別分也。英案。叛字誤。本斑字。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注云。斑亂貌。又案。叛或是斑之借字。音近相假也。

聊媮娛目自樂。

自聞至貴而遂徂兮至此。述遊仙之樂。

聊抑志而自弭。

自涉青雲目汎濫游兮至此一節。與離騷末章意同。言神遊八極。不問世事。忽臨舊鄉。又睠懷故國。有不忍遠行之意。然國無人莫我知。雖不無家國之感。亦祇有抑志自弭。浮游世外耳。

祝融戒而還衡兮。

還衡猶迴車也。

二女御九韶歌。

二女御而歌九韶也。或謂當讀爲三字句。非是。

令海若舞馮夷。

令海若與馮夷共舞也。舞字當在馮夷之下。以叶均故倒植。此辭賦常例耳。或以爲三字句。誤甚。以上下文氣論。不當於此處夾用三字句也。考證家不解詞章。妄語便覺可笑。

舒節節曰馳騫兮。

本作舒并節。莫案舒并不可解。王不注并字。洪引淮南云。縱志舒節。又引大人賦云。舒節出乎北垠。並無并字。洪亦不注并字。疑并字衍文。

超無爲目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自指炎神而直馳至此。並言神游無蹤之樂。

卜居漁父

卜居漁父二篇。或曰非屈原作。以其文體與他篇絕不相類。英案。以文體之類不類爲言。此不諳文體者之陋言也。世俗略能以文章名家者。所工卽不僅一體。而謂屈原以千古詞章之祖。文體不二乎。且宋玉對楚王問。文體亦不類。宋玉他作。則此二篇。又何嫌乎文體之不類也。且問答之詞。本賦之異體。戰代之文。類此尤多。此蓋屈原與人問答之詞。其徒記之而成篇者也。故兩篇首句皆云屈原既放。亦猶莊子墨翟之書。或出門人輯錄而成者也。必謂屈原之所自譏。固迂。必謂後人之所僞作。則又妄矣。

朱熹曰。屈原哀世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陽爲不知。二者是非可否。託於蓍龜以警世俗。英案。卜居之作。自是靈均憤疾之詞。豈有意如所謂道學先生者。動作警世勸俗腐語邪。

往見太卜鄭詹尹。

上言三年不得復見。此言見太卜。太卜中朝之官也。則此篇所記。當是未放江南以前。疏紕漢北。往來江漢時事也。不得復見者。不得復見楚王也。鄭詹尹者。鄭人而仕於楚者。如鄭子革之類是也。

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

清俞樾曰。呢訾卽趨趨。韓昌黎文。足將進而趨趨。卽本於此。栗斯卽極撕。古禁罪人之具。呢訾栗斯。猶言如加桎梏。不敢妄動也。儒兒卽囁嚅。韓昌黎文。口將言而囁嚅。卽本此。

以事婦人乎。

婦人與小兒同流者也。此指弄臣穢兒之流。

如脂如韋。以圜絜楹乎。

本作潔楹。文選作絜。絜度也。圜而度之之謂。如脂如韋。謂宛轉隨順。無所觸忤。

也。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千里之駒不匿才而自申。

瓦釜雷鳴。

雷鳴言擊之甚也。洪引五臣說驚衆也。失之。

以上卜居。

漁父一篇。王逸已明言楚人思念屈原。敘其與漁父問答之辭而傳焉。是此篇

乃出楚人

或屈原
門人

之所輯錄。已無可疑。但其辭實屈原與漁父問答之辭。而陋

者仍以篇首屈原既放一語。力言此篇之僞。可謂愚而拙矣。且史記實載漁父

之詞。則叔師之言。不爲無據矣。

或謂漁父之言。實出道家思想。夫屈原思想亦有近於道家者。予已辨之於遠。

遊之篇。老子莊周皆楚人也。獨不許漁父之徒。傳其緒論邪。或又謂滄浪之歌。聞於孔子。而孟子之書載之。不應出於漁父之口。夫滄浪之歌。流傳既久。孔孟引之。獨不許漁父之徒引之邪。此皆不通事理之謬論。而庸奴持之。強證此篇之僞。不亦至可笑邪。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洪引荀子亦有此語。英案。屈原曰。吾聞之。則此必流傳古語。屈荀同引之耳。妄者或又以此證漁父之爲僞作矣。

甯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

據此。則屈原遇漁父事。當在第二次流放之日。以上漁父。

楚辭札記 卷六

楚辭札記卷七

漢川徐英澄字讓

九辯

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天問啓夢賓天。九辯九歌。然則九辯九歌皆古樂也。王夫之曰。辯猶遍也。一闋謂之一遍。蓋亦效夏啓九辯之名。紹古體爲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詞激宕淋漓。異於風雅。蓋楚聲也。英案。宋玉依古體以製新詞。而抒己懷。蓋亦後世古題樂府詩之類也。九辯爲千古悲秋之祖。

近人新會梁啓超曰。原祇一篇。故無子目。王逸本釐爲十一篇。朱熹本釐爲九篇。皆以意割裂耳。英案。梁本楊慎修之說也。

時賣賣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自起句至此。寫悲秋之意。萬緒紛纏。九辯一篇。本不爲哀屈而作。叔師以招魂例之。誤矣。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

君指楚王。言已繫心君王。而君王暱近小人。終不可化。思君而君不知。可奈之何。

車旣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廢臣思君。君遣臣矣。駕言欲歸。終不得見。

涕潺湲兮下霑軾。

潺湲水聲。凡水流皆曰潺湲。不必涕也。五臣說陋。

心怆怆兮諒直。

自悲憂窮戚兮至此。廢臣悲秋。愈添家國之感。所以自傷者深也。

余萎約而悲愁。

萎約零落窮困也。

步列星而極明。

自皇天平分四時兮至此。因秋序之可悲。而傷流光之若駛。遭世佞攘。一無所成。怵惕震盪。所憂多方。唯有印明月而太息耳。

竊悲夫薰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

比也。與屈原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指意正同。蓋宋玉曾仕於襄王也。新序宋玉事楚襄王。意氣不得。王曰。以與在位之貴臣。非也。

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

比也。喻見用不終。遂從替廢。王注失其指意。

仰浮雲而永歎。

此一段言已曾見信於君。而終不竟其用。奇才未展。去君遠翔。雖懷念君國。而

君門九重。羣小雍蔽。卒不可通。亦唯有獨守枯槁。仰天長息耳。

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自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至此。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羣讒在位。賢士遠引。君心不答。效忠無塗。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同。

本作不固。或本作不同。與上文容字叶均不同。言今之時世不同於申包胥之時也。

自霜露慘淒而交下兮。至此言不能枉道以事君。雖有忠烈。世莫能容。

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言不苟求溫飽。不以其道得之。雖冬無衣裘。亦寧死耳。宋玉蓋貧無衣裘者。
自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槩而改鑿至此。自述耿介之操也。

蹇淹留而躊躇。

自覩杪秋之遙夜兮。至此。悲老之將至也。

何况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自何汜濫之浮雲兮。至此。歎國事之壅蔽。上情不上達也。

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

言楚王恃其勇武。孤負左右耿介忠直之士。而不聽吾言。與屈原抽思篇。憐吾
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用意正同。王曰。恃怙衆士。被甲兵也。以甲兵釋耿

介繆矣。

卒殤。敝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自被荷裯之晏晏兮。至此言是非無定。毀譽無常。同流濁世。不如遠引。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以堯舜之聖。尙舉賢以自輔。况時王之不肖者哉。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喻道義不厚。兵甲不足以守國。

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

此一段言國不用賢。人莫我知。願忠無由。姑遠引焉。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

屈原不用而見放。宋玉不用而求去。王曰：並爲代原爲詞誤矣。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自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至此寫人既莫我知。且自去廊廟。浮游物外耳。

招魂辯

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瀕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英案。逸說招魂爲宋玉作不誤。唯懷王當作襄王。蓋時屈原流放江南。或竟已死久。非懷王之世矣。招魂者旣死而招其魂也。亦非所謂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招魂爲宋玉所作。自王逸以後。人無異詞。清林雲銘襲黃文煥之說。以爲屈原自招之辭。其言曰。是篇千數百年來。皆以爲宋玉所作。王逸茫然無考據。遂序於其端。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辨者。乃後世相沿不改。無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屈原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意。亦不

嫌其爲自招也。又曰玩篇首自序篇末亂辭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斷非出於他人人口吻。舊注無可支節。皆謂宋玉代原爲詞。多此一番回護。何如還他本文所載直截明快。省却多少葛藤乎。蔣驥助林說。又謂貫廬江兮左長薄之廬江。爲漢志及水經所載。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之廬江。在今安徽休甯。所謂陵陽東南也。又謂彭澤與武昌相近。廬江東際陵陽。西達鄂渚。自陵陽達鄂渚至江湖夢澤。必首尾穿而過之。故曰貫。又引涉江過鄂渚濟江湖。謂自陵陽至辰陽必經廬江與夢澤。則招魂中地名與涉江哀郢所經之地相應。故招魂爲屈原作。英案。二說謾繆極矣。彭澤之西爲九江。更西爲大冶。大冶之西始爲武昌縣。今鄂城縣而涉江中之鄂渚。乃今黃鶴山之武昌。更在鄂城之西。水陸相距並數千里。而曰彭澤與武昌相近。誤矣。湘水在大江之南。鄂渚之西數百里。屈原循江夏而東至鄂渚。卽西南行以入洞庭。而曰必穿過休甯之廬江。此不諳地理之盲談也。况陵陽非地名邪。已詳哀郢札記中其說蓋不足辨。林說以太史公屈原傳贊。余讀招魂悲其志一語。定爲屈原自招不

知太史公特通言屈宋之作。以悲屈原之志耳。讀屈原自作。固可以悲屈原之志。讀宋玉哀屈之作。獨不可以悲屈原之志乎。且太史公嘗傳伯夷而悲巖穴之士矣。然則史公讀招魂而悲屈原。王逸以招魂爲宋玉作。兩說固不肯矣。漢氏以來。楚辭爲天下之通學。淵源傳受。未必可誣。叔師之說。容當有據。至以文滑稽之說。尤先秦之所未聞。漢世有之。未可以例屈原也。自祭事尤晚出。不得以妄擬屈原也。又篇首與亂辭用朕字及余字。舊說以爲代原爲辭。固誤。林又以此證爲屈原自稱。斷非出於他人口吻。尤誣。蓋篇首數語。乃宋玉自述爲屈原招魂之緣起。所謂身服義而未沫也。主此盛德。言己所宗師如屈原之盛德。而君上不知。使之長離殃禍。故上帝閔之。使巫陽往招其魂也。魂兮歸來以下。爲巫陽之招辭。故稱君指屈原也。亂辭所云。則招辭旣畢之後。宋玉自序隨王射獵。南趨雲夢。極望江湘。因思屈原。感而作賦也。理路分明如此。而學者不答。使林蔣諸人。坐生怪說。予甚惜之。爲招魂辯。亦難與夫儂士妄人道矣。

招魂

招魂一篇。鋪陳豔麗。先陳四方上下之不可往以戒之。次述宮室妻妾之美。飲食歌舞博翫之樂以招之。實枚乘七發之所本。宋賦結想之周緻。文詞之華綺。實開漢賦之先路。讀者取七林諸篇。比而觀之。然後知繼跡羣賢之振盪騰躍。終不出此篇之規範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

此宋玉自序。非代原爲辭也。身服義而未沫。言服屈原之義也。自此至巫陽乃下招曰。皆玉述招魂之前事。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主宗也。我所宗之屈原。有此盛德。而上無知者。使之長離殃咎。故下云帝告巫陽以招其魂也。

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言汝先筮之間其魂魄安在。而予之以招也。

巫陽對曰。掌蓍。

巫陽自陳爲掌蓍之官也。

上帝其難從。

掌蓍之官。難從上帝卜筮之命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

掌蓍之官。既難從卜筮之命。且若必用卜筮。亦恐後時。無所用之。不如直招之耳。故接曰。巫陽焉乃下招曰。原本章句。作不能復用巫陽焉爲一句。與下句文義不屬。當絕不能復用爲一句。言不用卜筮也。焉。於是也。乃語詞。言巫陽於是乃下招也。且用與蓍叶均。不當以焉字結也。又乃下招曰下。王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其巫陽焉以下王注。僅釋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

能復用三句。均可證巫陽焉三字本屬下句。今易之
以上爲招魂之敘。後世所謂緣起也。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以上四句。總起招魂。

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以上六節。言四方上下之不可往。以招其歸來。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

上下四方皆不可往。蓋歸來乎郢之門。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招魂

背倍也。古通用。論語出言辭務遠鄙倍。言鄙陋背理也。此視其兼程倍進也。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歸脩門卽反故居。

像設君室。

王曰。像法也。繆甚。英案。像所鑄之像。或刻鏤繪畫之像。設於君之故室。以招其魂也。故以下述宮室之美。國語。越王於范蠡。良金鑄像而朝禮之。設像之事。實在春秋。像教以銅。其來舊矣。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木人。殉葬者也。卽偶人。其供於廟堂者。以銅鑄之。示尊禮也。後世簡陋。並以土木。或謂偶像始於佛。陋矣。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戶扉皆縷網文。填以朱丹。相屬不絕。謂之朱綴。方形文理相連。謂之方連也。

汜崇蘭些。

王曰。崇充也。洪引五臣曰。崇高也。並不得其解。英案。崇蘭猶叢蘭也。

朱塵筵些。

承塵几筵。皆朱飾者。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自天地四方至此。亟述宮室妻妾園囿之美。以招之。

室家遂宗。

王曰。宗衆也。洪曰。宗尊也。並不得其解。英案。遂宗卽遂崇。遂與遂通。已見天

問。遂宗省形假借之字也。

露雞臙臙。

露雞。今風雞也。殺雞刳腸。實以香料。敷鹽其中。不去其毛。仍縫其腹。縣之簷際。

招魂

兼旬取食。其味芳甘。今楚人猶擅此味。王曰露棲之雞。誤矣。

實羽觴些。

洪引五臣云。插羽於上。又曰。杯上綴羽。以速飲也。英。案。爵。雀也。觴。酒器。作雀形。三足兩翼。短尾長頸。銜喙而飲。舉爵如飛。謂之飛觴。本因爵名。遂得羽稱。杯上插羽。其說蓋謬。

華酌既陳。

華。盛貌。華酌。猶云華筵也。洪引五臣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誣且陋矣。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自室家遂宗至此。亟述飲饌之美以招之。

肴羞未通。

羞同饕。未通。猶言未終席也。

衽若交竿。

衣衽交叉處。左右相交。平正無差。

發激楚些。

激揚哀楚之歌。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自着羞未通至此。錯述倡優歌舞六博狎嬾之樂以招之。

招魂之詞止此。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此宋玉自言發郢都。趨雲夢。與王從獵於南。舊說代原爲詞。非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長薄。平無也。雲夢之澤。周五百里。春水未發。其旁皆平蕪。極目無旣。廬江在其

招魂

西。則。廬。江。者。鄧。南。一。小。江。耳。

自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宋玉本從王射獵。至於雲夢之澤。極目南望。沅湘千里。因哀屈原客死於外而招其魂焉。

楚辭札記卷八

漢川徐英澄字讓

大招

大招作者。自王逸已不能明。朱熹以爲景差之所作。因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間退。不爲詞人墨客浮夸豔逸之態。然後知此篇。決爲差作無疑也。林雲銘曰。余謂原自放流以後。念念不忘懷王。冀其生還。楚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骨肉歸於土。魂魄無不之。人臣以君爲歸。升屋履危。北面而號。自不能已。特謂之大。所以別於自招。乃尊君之詞也。英按。朱說以文字爲考證之資。未可據也。林說誣罔無是處。上古風俗。人死則遣巫招其魂。招魂之巫。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衣覆尸。此禮之所謂復。蓋猶冀其魂復而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遂葬之。此古招魂之遺制也。招魂之巫。必有一定之詞。大招或卽巫詞之定本。宋

玉既有招屈之詞。後人效其體。又得巫詞。乃廣招魂之意而爲之。故名之曰大招。大猶廣也。招魂言四方之不可往。大招亦言四方之不可往。招魂言宮室之美。大招亦言宮室之美。招魂陳妻妾之豔。大招亦陳女色之妖。招魂侈飲饌之盛。大招亦侈飲饌之盛。招魂說歌舞之樂。大招亦說聲音之樂。雖小異而大同。大招蓋追撫招魂之作。猶七諫之於九章耳。其作者主名不可知。君子於其所不知。闕疑而已。

青春受讎。

受代也。玄冬謝而青春代之也。

冥凌浹行。魂無逃只。

言春陽之發。雖幽暗玄冰之處。無不周流而至。魂陰物畏陽。故曰無所逃只。林雲銘謂此逃字。是指懷王逃秦而言。以證此篇爲屈原招懷王之作。誣陋可笑。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自起句至此。總述招魂之意。

魂乎無東。湯谷宋只。

今本作湯谷宋只。洪曰。一本宋下有寥字。英案。宋下當有寥字。與上文膠字

叶均。不當以宋字叶也。

豕首從日。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譏笑狂只。

此蓋今之猩猩。所謂野人也。見人則執人雙手而在笑。喜得食也。笑已負人入巢。食無餘矣。獵者手上套以竹筒。猩猩執人不知其筒也。蹉其狂笑。出其不意。人手出筒。而猩猩禽矣。

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上文天白顯顯。寒凝凝只。此二句承上而言。謂凝寒盈乎北極也。王曰。北極空。不可盈滿。於盈上加一不字。以釋其意。大誤。

自東有大海至此。言東南西北皆不可往以招之。

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

自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至此。總言楚國之樂以招之。

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自五穀六仞至此。歷述飲饌之美以招之。

魂乎歸徠。定空桑只。

王曰空桑。瑟名。英案。定空桑之音節也。或曰空桑楚地名。案上下皆言歌舞。

此處不當言地名。

四上競氣。

王曰四上。謂上四國。以四上二字顛倒解之。牽強太甚。英案。或曰四上者。自

羽漸上至於宮。故下曰極聲變只。

魂乎歸徠。聽歌譏只。

自代秦鄭衛至此。述音聲之美以招之。

朱脣皓齒。嫵以嫵只。

自此以下。寫女色之美。與神女高唐相類。並下啓漢人美人賦之端。屈子祇寫幽怨。宋景變而浮淫。予疑此篇蓋景差廣宋玉招魂而爲之。故體相似而文稍遜焉。

比德好問。習以都只。

好。上聲。好問。問好也。猶靜好也。詩靜女其姝。都美也。習於都美也。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小腰。細腰也。鮮卑山之東胡人。周時與中國交通。今蝦夷其遺族也。俗好細腰。

故曰若鮮卑只。鮮卑言鮮卑之婦人也。非言袞帶也。王說失之。春秋於四夷以種名其人。漢世猶然。或謂鮮卑二字見范書。遂疑此篇爲東漢人作。或謂鮮卑卽招魂之犀比。趙策之師比。史漢匈奴傳之胥緄與犀毗。皆以雙聲妄相轉證。不知晉語明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與鮮卑守燎。鮮卑之名。見於載籍久已。何獨疑於此哉。

長袂拂面。善留客只。

拂面以袖掩面。作媚態也。故曰善留客只。

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自朱脣皓齒至此。述女色之美以招之。

宜擾畜只。

擾馴養也。謂宜馴養禽獸也。王說非是。

魂乎歸徠。鳳皇翔只。

自夏屋廣大至此。述宮室園囿花木鳥獸之盛以招之。

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自曼澤怡面至此。言宴居家室之安定以招之。

接徑千里。出從雲只。

繼上言宗室之盛。故交通千里。從者若雲。王說迂曲不通。

聽類神只。

言其聽察精審。有若神明。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

王曰篤病也。英案。王說非是。篤厚也。病甚曰病篤。亦厚意也。不聞篤作病解。

察訪也。此言察明天隱之人。而厚加存恤也。隱痛也。亦不作隱士解。孤寡皆天病而有隱痛之人也。

發政獻行。

縣尹上其政績。謂之獻行。

舉傑壓陛。

言登進賢傑。在高位也。

直羸在位。

言守直道而才有餘者。皆在位也。

昭質既設。

昭讀若招。招質謂射埽也。呂覽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曰。招準的也。魂乎徠歸。尙三王只。

自接徑千里至此。述楚國庶政之美。以招之。

附論惜誓招隱士

王逸曰。惜誓者。不知誰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已信約而復背之也。英案。惜誓首句卽言年老而日衰。古者七十曰老。賈生年三十而死。似不得言老而日衰。非賈生之所作也。篇中又不言懷王事。叔師妄言之耳。此篇大氏淮南賓客吳梁游士鄒陽枚乘之徒之所作。故篇末或襲用賈生之詞。而決非賈生之所作。言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乃周游諸侯。臣實擇君之意。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乃君不可輔。潔身而退之意。皆與當時諸侯賓客言行相類。鄒枚之徒。皆不得意於梁吳之君。意者有所憤激而爲之者與。屈原賈誼。乃心王室。義無二志。擇君而事。潔身而退。非所以擬於洛陽之少年也。

招隱士泛稱招隱之意。不必指屈原也。自漢以後。用楚聲以爲賦者。通謂之楚

辭。屈宋所作。初不名楚辭也。漢始名之。漢人所爲楚辭。不必定傷屈原也。自叔師泥拘。以爲皆爲屈原而作。以桂樹叢生。爲興屈原之忠貞。後世注家如五臣等。遂穿鑿附會。必求其合於屈原而後止。其爲誣妄。可勝言邪。

楚辭札記終



徐澄宇所著書

國學大綱

徐澄宇論著集

天風閣詩

楚辭札記

詩經學纂要

陳家慶所著書

碧湘閣集

漢魏六朝詩研究

上海華通書局出版

同上

安徽大學出版組代售

南京鐘山書局出版

印刷中

精裝一元五角
平裝一元一角

五角

一元

八角

角

一元

五角

安徽大學出版組代售

安徽大學出版組代售

#82

282933

70

#82

282933